

黑 螞 蟻

王 樓 珠 還



還珠樓主著

小技
說擊

黑

螞

蟻
(3)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AS41 212 0035 89288



518621

還珠樓主著

黑 螞 蟻

目 錄

-
- 一 絕憐弱質無雙女誓約三生願已虛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報親仇忍痛嫁蠻王……………三三
- 三 智伏神巫……………四五
- 四 森林中的危機……………六一

技擊
小說

黑 螞

蟻

第三集

一 絕憐弱質無雙女舊約三生願已虛

前文老金牛峒主，孟雄之妻牛鳳珠，由大雨中起來，被孟龍，蘭花王翼，時再興，姬棠等，率衆蠻女，用藤兜抬往碧龍洲竹樓之上，鳳珠途中受傷，臥在榻上，孟龍因要傳令準備歡宴接風，由後起來，因方才鳳珠到後，說不幾句，人便昏厥，未說來意，坐定之後，孟龍便問老金牛峒主叔父孟雄，如何不曾同來，鳳珠正說，老金牛峒出了變故，孟龍等聞言，心方一驚，跟着又聽遠處蘆笙吹動，蘭花聽出發生事故，外面雨又下得大，笑說，叔婆難得來此，偏遇到這樣大雨，途中受傷，還未醫好，好些話還不曾說，外面又有信號傳來，真個討厭，聽這聲音，事情不大，許和往日一樣，他們大雨之中，看花了眼，又當有什麼好細，來此擾鬧，也不想銀坑峒那夥生苗，雖極凶狠，不是不知我們利害，中間隔着許多懸崖峭壁，深溝大壑，如何能够飛渡，並且彼此相安，業已多年，以前隨同爹爹，去打犀牛，與之隔崖相遇，各用話筒互相交談，折箭爲誓，言明十年之內，兩不相犯，崖上守望的人，也撤了回來，他原不放心我們，曾用許多人力，

長年日夜守望，說好之後，等我們的人一撤，他們也把人撤去，偶有兩人，無意經過，或是翻山打獵，走到兩交界的危崖之上，並還互用響箭通知，隔着大片絕壑，彼此問答，表示好意，有時還將我們這裏的東西，用彈板發將過去，他也照樣回敬，雖因相隔太遠，雙方所送東西，多半落在壑底，不易得到，從未對面談話，但無絲毫仇怨，怎會無緣無故，違背信約，派人來此窺探，守望的人，偏是一口咬定，崖前樹林之中，常有人影出沒，其快如風，一閃不見，這類信號，自我生了阿蠻，還未滿月，每隔些日，必要發生，等到派人追去，四面堵截，人已不見，內有兩次，我還將人，預先埋伏守候各處路口，均有專人把守，接到信號，立時合圍掩去，始終沒有見到人影，新近聽說林中怪人，還帶有一個黑猩猩，每來都在月黑天陰，或是狂風暴雨之時，先在森林附近走動，這一二月，越來越勤，內中一次，天已深夜，並還是在對岸小橋前面出現，看神氣，似想到洲上來，因是月初頭上，天陰霧重，看見他的人，祇得一個，等到取箭射去，還看見大小兩條黑影，再取蘆笙一吹，又用鏢槍，追擲過去，把人驚動，分頭窮追，早已無踪，據說那人，力大身輕，本領極高，鏢槍還被接去，甩向一旁，既是來此窺探，必無好意，接到鏢箭，如何不向追他的人反擊，照他那樣神出鬼沒，捉摸不定，傷人極易，始終也無一人受傷，其說不一，分明今日又是守望的人，疑神疑鬼，么桃業已去往查問，少時

便可知道，蘆笙不會再起，祇附近守望的人，互相應和了幾聲，就有事故，也不重要，叔婆放心好了，再與暗中留意，見鳳珠本想訴說來意，蘆笙一起，面色忽然大變，似有驚懼之容，連問有何警兆，神態立時失常，一言不發，直到蘭花從容笑語，把話說完，方始回復原狀，衆人正要二次請問來意，么桃聰明機警，一聽蘆笙吹動，便先冒雨，趕往對岸查問，恰巧趕回，蘭花見他，跑得氣喘吁吁，笑問何事，可是那怪人和黑猩猩，大白日裏，又出現麼，么桃笑容，正是，我先還當又有犀羣發現，因見老夫人剛來，主人正在陪着說話，恐不放心，趕往探詢，聽他們說，方才大雨之中，崖上守望的人，因知我們峒前一帶，不會有事發生，森林相隔雖近，自從上次，犀羣過後，又在森林邊界，開了崖洞，添上兩處守望，如有警兆，不等近前，已先得信，前面兩路，全都安靜，都沒想到別的，崖上這幾個都是老金牛峒舊人，年已衰老，主人憐惜他們，派在崖上守望，日常無事，不接信號，極少去往崖口走動，今日雨又下得大，本來藏在洞內，因老夫人來此，想起以前，犯了峒規，本來要殺，全仗老夫人說情，減罪爲奴，發來此地採荒，如今全家在此，日子反更安逸，心中感激，想見夫人一面，正在崖口，冒雨遙望，猛一回身，瞥見前面，樹林之中，有人跪地剛起，風雨迷目，先未看清，還當和他一樣心思的同族，大白日裏，也未理會，正要回洞，忽見樹上，有一黑影飛落，這才認出，那是

近數月常來窺探的怪人，同那猩猩，因未穿着獸皮，赤了上身故未看出，等吹蘆笙，四面趕去，人已不知去向了，蘭花笑說，這人既朝我們跪拜，可見沒有惡意；等我好主意，明日傳令，早晚將他生擒，就能問出來歷，我想決不是什麼壞人，憑他一人一獸，也做不出什麼事來，還請叔婆，說那來意吧，鳳珠聞言，心始略定，想起自身遭遇，和此行經過，忍不住流下淚來，蘭花聰明，見他傷感，和聞警驚急之狀，孤身來此，隨行都是他的心腹蠻兵，未帶一個男子，事前沒有命人通知往迎，與前兩次來時光景，大不相同，方才又有老金牛峒發生變故之言，料知變出非常，必非小可，也許老夫妻反目，或是犯了什麼大禁，匆匆逃來，後面還有對頭追躡，都不一定，想起鳳珠，以前待自己的好處，不禁生出憐惜之念，正要開口，再興心細，對於鳳珠，雖是片面熱愛，比誰都要關切，早就看出他爲了王翼而來，內有難言之隱，老金牛峒還有非常之變，逼得他孤身逃來，事並未了，還有後患，所以方才一聽蘆笙信號，那樣情急，見他正要開口，述說來意，忽然流淚悲傷，欲言又止，忍不住脫口說道，夫人長路勞乏，人又受傷，方才又說老金牛峒出了變故，事情必關重大，所以想起傷心，如今剛上傷藥，還未吃什麼東西，我看暫時先不必談，等用完了酒食，養息片刻，再說來意，也是一樣，我知夫人平日，待人寬厚，老王近年性暴，喜怒無常，祇聽夫人一人的話，以前我弟兄，在老金牛峒避

難，單是這裏孟峒主，便有兩次，被奸人離開，全仗夫人解免，一次爲了歲貢，少了兩樣東西，老王大怒，想命孟五虎來此接替，跟着又因蘭妹，重訂山規，和每年貢例，也是小人進讒，非但說這裏孟峒主，年老糊塗，寵愛蘭妹，由他一人做主，胆子越來越大，放縱這裏的罪人，和那許多苗獠異族，明知森林中，珍貴之物甚多，不肯督促手下苗奴罪人，入林採荒，似此祇顧收買人心，討好這裏罪人苗獠，必是和那年種家苗一樣，想要叛變，仗着這裏地利山險，自立爲王，與之分離，業已和那幾個同族奸人商計，暗用陰謀借着賀壽爲由，將他父女，騙往老金牛峒，用藥酒毒死，由那爲首奸人孟五虎，來此掌管，第一次夫人知道，當時化解，再三力勸，說歲貢雖然少了兩種，別的好東西，却多出好幾倍，還多了幾袋最值錢的金砂，算起來加倍還多，如何能怪蘭妹沒有孝心，並請老王，同往仔細查點，果然不差，老王轉怒爲喜，事情剛完，奸黨一計不成，又生二計，並且恐夫人知道，人已派出，走了兩日，夫人偶在無意之中，見老王提起蘭妹怒罵，問出真情，知又中奸黨之計，再三以理力爭，說上年來此避暑親眼目觀，蘭妹雖然年幼，初次管理全山，樣樣辦得有條有理，因見入林採荒的人，實在危險勞苦，常時送命，再不，便是外族苗獠，受苦不過，羣起反抗，仇殺逃亡，死傷的人，也越來越多，老金牛峒雖有罪人，和別峒擄來的苗獠，常時送去，仍補不足，經他仔細考查，重訂峒

規，將採荒的人，分班輪流，勞逸平均，賞罰公平，得到多的，並有獎勵，這才人心悅服，都肯出力用命，所得每次都是有多無少，不似以前，傷人既多，還不够數，你重得多得財物，管他如何做法，他不能得到人心，怎肯爲他出力，如照以前那樣，虐待罪人苗獮，壓迫太甚，一旦發生叛變，他父女和我們的人，連那大片土地財產，都難保全，再被銀坑峒凶苗得知，乘虛而入，從此斷路，就算能夠奪回，也不知要傷多少人命財物，何況當地的人，個個凶野，全仗他父女，恩威並用，能夠統制，你如將他喊來，難免發生叛變，許多可慮，再說他父女，實在忠心，代你管了這多年，受盡辛苦危險，你祇細算一算，單是每年歲貢，那是多大一片財物，除却峒主虛名而外，你並沒有好處給他，就他峒中，有點積蓄，不會全數獻出，也是他父女，冒了危險辛苦，親自得來，與你無干，如何常年得他好處，恩將仇報，如想謀叛，怎會這樣盡心，他那裏山高路險，一經爲敵，天大本領，也攻不進，如由另一面森林，硬穿過去，勢所不能，就能冒了無數奇險，勉強走到，去的人至少要傷十之七八，他父女又得人心，祇消把那用飛索上下的危崖入口把住，你便沒奈他何，何必還要自請增加呢，他那歲貢，又未減少一點，不過向你請求，定出一個准數，祇比原數增多，不限定他的種類，價值相等，便可交代，容他休息，防你多心，並還照最多的年分，加上一倍，這也是林中採荒，所得不等，無法的

事，全是一片孝心好意，如何聽信讒言，怪起他來，老王耳軟心活，原是一時糊塗，受人之愚，聞言大悟，立時命人，收回成命，夫人還恐五虎等奸黨，陰謀阻止，暗中對你父女加害，恐追不上，知道人已起身，特命兩個心腹女兵，暗中趕來送信，才將此事，消滅過去，峒主和蘭妹，恐還未必知道呢，照夫人這樣爲人，必有天佑，便是老金牛峒那多的人，差不多異口同聲，感恩懷德，多說自從老王娶了夫人，別的好處不論，單是鞭打，都要少捱許多，不似以前，稍有不合，必遭毒打，見了老王，便胆寒心驚，看都不敢多看一眼，許多犯過要殺的人，也因夫人求情勸說，至多發往這裏爲奴，不至於死，像你這樣好人，誰都敬愛，是人都有天良，即使老金牛峒，出什麼變故，或是奸黨，陰謀暗害，夫人被逼來此，也有老王賜的牙牌令符，可以按照峒規，退他回去，休說我弟兄，受過救命之恩，無以爲報，如有什事，百死不辭，便是峒主蘭妹，想也不會坐視，夫人悲苦作什，王翼聞言，也在一旁力說，我受夫人厚恩，今生無可報答，無事便罷，萬一有事，決不容人欺侮，傷你毫髮，鳳珠本是一肚皮的悲苦委曲，不知從何說起，無奈事情難於隱瞞，更恐仇敵利害，萬一起來，孟龍不知細底，放其走進，來時雖用丈夫死前所給祖傳神箭，吩咐防守山口的蠻苗，斬斷飛橋，斷了來敵追路，又命女兵，相助防守到底情虛膽怯，還不放心，到後，又見王翼娶了蘭花，業已生子，想起前情，越

發悲痛，有好些話，已不便出口，方寸已亂，正想談說前事，忽然想起仇敵，正是孟龍的親兄弟孟五虎，孟龍不知乃弟，陰險狡狴，雙方常時有人，來往探望，方才在峒中，昏倒醒來，還會聽他，向同來蠻女探詢，雖因事前囑咐，不曾明言，跟着，便來竹樓，可見孟龍，對弟甚好，有許多話，還要想過再說，以免疎失自誤，因此遲疑，欲言又止，及見時再興，似對自己，關心已極，來意竟被料中，非但詞色慷慨，義氣激昂，並把以前，自己暗助孟龍父女，爲他解圍免難之事，說將出來，當初原因丈夫孟雄，年老昏庸，耳軟性暴，自己又愛蘭花，不願他父女，爲奸人所害，又恐丈夫，受人離間，殘殺好人，自傷羽翼暫時留意化解，阻其凶殺，原是無心之舉，王時二人，恰在峒中，偶然談起，事已忘却，不料竟會記在心裏，蠻苗恩怨分明，此時說得恰到好處，不由心生感激，再看王翼，雖在隨聲附和，口氣也極慷慨仗義，比起再興，却差得多，也沒有他自然，想得周到，回憶前情，心正傷感，孟龍首先跪倒，捧起鳳珠的脚，連親帶哭道，那年叔爹，忽派兩人來此，喊我父女，同往拜壽，我因這裏，不能離人，就是叔爹想念，不應父女同去，心雖奇怪，多年未見，又想去往城市遊玩，聽女兒說，此舉恐有原因，還在怪他多疑，但是老王之命，不敢違背，爲了準備賀禮，耽延了兩三日，跟着便有兩個女兵，先趕了來，說叔父因聽叔娘之勸，知道這裏，不能離人，祇命送去賀禮，人不

要去，隔了三日，又有人來，女兒一時多心，仔細盤問，三起人說話，都有不同，也未想到別的，後來我兄弟，派人來說，叔爹念我父女，多年未入城市，女兒更是從未去過，這次叔爹熬壽，各峒苗獮，連同當地官府，均來慶賀，數十里方圓之內，都要張燈結彩，從來沒有這樣熱鬧，想使我父女，一開眼界，因叔娘上次來此避暑，怪我女兒，服侍不周，心中懷恨，從中作梗，因而中變，如換別人，自然相信，女兒却因叔爹叔娘，兩次來此避暑，對他最是憐愛，有求必應，決非假裝出來，上次歲貢，缺少兩樣藥材，叔爹怪罪，叔娘勸解之事，送歲貢去的人，又曾說起，早已知道叔娘對我們的好意，本不肯信，女兒再朝來人，仔細查問，又問出兄弟因恨叔爹，不聽他話，都是叔娘作梗，便未理他，不久來人之兄，犯罪來此，說他回去，已爲我兄弟所殺，也不知爲了何事，隔了兩月，女婿和他兄弟，便拿牙牌信符，來此傳命，說女兒這兩年，越管越好，令他代我，做了真的峒主，又是叔娘好意，我父女本就感激萬分，想不到上次叔爹催我父女，趕去拜壽，竟是我該死兄弟的陰謀，想害我們，叔娘祇管安心，休說奸黨對頭，便是叔娘，得罪叔爹，逃來此地，沒有祖傳神箭，我父女拚着性命不要，也必保你平安，如有三心二意，便遭天雷打死，隨將肩上長箭拔下，一折兩斷，擲向地上，向天跪祝起來，孟龍話才說到一半，蘭花早已撲上前去，抱着鳳珠的手，不住親熱，也是邊哭邊

說，叔婆吃完東西，有話祇管講說，不論天大的事，誰敢傷你一根毫髮，我必和他拚命，我料叔公必已不得好死，你說那奸黨，不是我五叔爲首，也必有他在內，我對他疑心，已非一日，每次派人來此，必說叔婆壞話，如何厭恨我們，有時連叔公，也說在內，彷彿祇一人是好心，恐我父女受害，他却不知，叔公還不怎樣，叔婆對我，何等憐愛，兩次避暑，都是大家歡喜，就照他說，漢人口甜心苦，暗中害人，也決不能裝得那麼長久，叔公那樣聽話，叔婆隨時都可要我父女的命，更用不着這樣心思，當面憐愛不算，人去以後，遇到好東西，祇有便人，還要送來，分明是他，想做這裏峒主，兩面鬧鬼，我常和爹爹說，他偏愛他兄弟，不肯相信，我決料得不差，話說在先，等叔婆少時一說，就知道了，鳳珠見孟龍父女，這等說法，心中略寬，長路跋涉，連經險難，人又受傷，心中一定，反到飢疲交加，姬棠立在一旁，正想心事，見衆蠻女早將酒食送到，外面還在烤肉，因正談說，還未取食，看出鳳珠，愁眉稍展，便將桌几取來，將酒食杯筷，和割肉的小刀，一同擺好，端了過去，請叔婆隨意食用，先吃一點再說，鳳珠上次避暑，姬棠雖是外姓苗女，因和蘭花交厚，不當他女奴看待，爲避少年蠻苗糾纏，老守在夫人身邊，鳳珠早就覺他，端麗聰明，和蘭花一樣憐愛，走時給了許多衣物，並令孟龍父女，另眼相看，這時見他嫁與再興，不知二人名色夫妻，因覺再興義氣，越發推

愛，拉着姬棠的手，不住誇獎，令將茶几，再拚兩個，大家同吃，孟雄世襲嗣主，人又威猛，尊卑之分甚嚴，兩次來此避暑，還是鳳珠，心愛蘭花，令其侍坐，同食了兩次，連乃父孟龍，都沒有分，像這樣的舉動，孟龍首先受寵若驚，連連拜謝，姬棠更是嫁後，才將身分無形中提高，積習相沿，也由不得連聲謙謝，蘭花知道鳳珠，沒有習氣，方笑說道，棠妹不必如此，我叔婆一向不講究這些臭規矩，你不是沒有見過，叔公不在這裏，樓中又無外人，天已不早，想必大家都有一點餓，坐在一堆，還親熱些，鳳珠接口嘆道，姪兒快些請起，時二弟妹，也不要客氣，薄命人已不似以前，還想在此，久居終老，以後都是一家人，越親熱隨便越好，便是王時二位，也不要這樣稱呼，夫人二字，反到使我痛心，如真看我得起，我比你二位，一大一歲，一大三歲，各以姊弟稱呼最好，等我稍爲吃點東西，再談這次出死入生的經過吧，衆人見他，說到末兩句，人又流下淚來，王時二人，因姬棠外族之女，雖無長幼之分，但和蘭花，結了姊妹，王翼又娶蘭花爲妻，算起來要小兩輩，算是姪孫女婿，自然不便，王翼剛噤了聲叔婆，如何這樣稱呼，底下的話，還未出口，再興偷覷鳳珠，忍淚舉杯，朝着二女，強爲歡笑，孟龍剛立起身，坐在一旁，提壺勸飲，對於王翼所說，竟如未聞，知其心中悲苦，王翼這等說法，更使傷心，暗怪大哥真個糊塗，這話由我出口，還好一點，你已負

心太甚，如何還要加他難過，便偷偷拉了他一下，接口說道，我們風俗習慣，好些均不相同，按理姊姊是長輩，但我三人，都是漢家，相識在前，又有救命之恩，稱呼大小，無什相干，全在彼此情分，姊姊先已說過，我們自不應該違背，率性各論各，心中尊敬，也是一樣，王翼立被提醒，深悔冒失，又疑鳳珠提出姊弟相稱，多半還有深意，再一偷覷，雖然豐神憔悴，草草梳洗之後，依舊珠顏玉貌，不掩容光，想起以前，不該不聽良友之勸，暗寫情書，此次孤身逃來，必是爲了自己，萬一女子情癡，糾纏到底，蘭花那樣熱情剛烈的女子，稍爲看出破綻，生出變故，必有一傷，不禁心生慚愧，臉脹通紅，心亂如麻，也不再往下說，鳳珠好似祇顧和二女問答，二人所說，直如未聞，開頭還有一點勉強，飲了兩杯，玉頰微紅，清淚已收，好似心事業已丟開，從容說笑起來，偶然也和王翼，說上兩句，都是敷衍，不相干的話，對於蘭花和再興夫婦，却是不住誇好，並告姬棠，我早就看你人好，果然嫁到這樣好丈夫，時二弟爲人，我祇當他正直忠厚，沒想到聰明在內，爲人這樣好法，人又忠實義氣，你們真乃一雙佳耦，轉口又說蘭花，聰明美貌，智勇雙全，難得姪孫女婿，少年英俊，天定良緣，可同飲此一大杯，祝你夫妻，白頭到老，永遠恩愛，但我素不肯勉強人，沒有那大酒量，稍爲吃點，見個意思，也是一樣，我此後孤身一人，有你們兩對好夫妻，常在一起，蠻荒歲月，也不怕寂

寞了，王翼聽他，當時改口，知其隱痛已深，受也不好，不受也不好，當着蘭花，不便再喊姊姊，祇得含糊謝了，蘭花那麼聰明的人，爲了丈夫，平日恩愛甚濃，知其曾受鳳珠救命之恩，當然感激，對於鳳珠，情分又好，並未看出二人，各有隱情，雖覺鳳珠先說，姊弟相稱，忽對王翼一人改口，稍爲動念，但一想到，自己是他姪孫女，不比姬棠，外族中人，也許方才沒有想到，此時改口，可見看重自己，非但未生疑心，反更高興，姬棠却是旁觀者清，先疑再興與鳳珠，多少也通情愫，後來偷看王翼情書，又經再興，極力分說，疑念雖消，心終不放，及至當日相見，暗中留意，這才看出非但片面想思，癡得可憐，對方還一點也不知道，同時看出再興，祇管愛極鳳珠，並無別念，用情之深，出乎想像之外，王翼却是薄倖自私，與平日所聞漢家人的性情，大致相同，這等男子，多麼少年英俊，也毫無可取，蘭花嫁他，真個委曲，將來還不知要鬧出什麼事來，一面想到再興，實在真好，可惜心已歸了別人，將來不知能否挽回，正在胡思亂想，再興是個血性男子，癡愛鳳珠，關切已極，心想從此可以常時相見，雖是幸事，但他心懷隱痛，此後歲月，定必淒涼，又無法爲之寬解，所說奸黨仇敵，是否還要尋他爲難，也不知道，正在代他愁慮，偶一側顧，姬棠口中隨衆說笑，不時低頭尋思，知在暗中查看自己，心思甚亂，回憶婚後光陰，全是虛名，近雖移居一室，人說同床異夢，他

連床也未同，對於自己，又是那樣情癡，非但可憐，也實在對他不起，由不得心腸一軟，笑說，棠妹，你如何祇吃寡酒，今日備有米飯，我二人量小，姊姊也該吃飯了，我們添飯來吃如何，鳳珠祇當再興，對妻關切，並不知對方，心有隱情，因見姬棠，祇顧招呼自己，陪吃了幾杯寡酒，筷都未動，笑說，我酒已够，身上傷痛，也好了許多，大家把飯吃完，我再細說經過吧，孟龍父女，早就懸念老洞之事，因見鳳珠，傷痛悲感，不便追問，聞言，忙令么桃添飯，一同吃完，蘭花知鳳珠漢人，雖會武功，不似蠻苗能够耐苦，身又負傷，先將帶來的普洱茶，熬好送上，飲了一杯，再和姬棠，一同伏侍，因鳳珠人雖疲倦，急於說明來意，安排以後之事，不願臥倒，再興見他，一手扶枕，半倚半臥，不大舒服，悄告姬棠，拿了幾個竹枕，用被蓆裹好，靠在身後，鳳珠自然舒服得多，看出再興，暗中指點，對他夫婦，心更感激，側顧王翼，坐在一旁，眼望自己發呆，彷彿有話，難於出口神氣，想起此次，捨了峒主不當，受盡艱危，出死入生，全是爲了此人，想不到對方早已變心，另外娶妻，還要隱瞞，如非平日，待人寬厚，幫過主人父女的忙，一個不巧，還遭慘殺，心中悲痛，本來想不理他，又覺以後，還要在此久居，他是蘭花丈夫，不應露出形跡，念頭一轉，便和對待衆人一樣，強忍氣憤，隨口敷衍，一面重說經過，原來鳳珠未嫁以前，因生得美貌，被一惡霸之子看中，強迫爲婚，

乃父牛天泰，本是一個成名多年的老武師，因避仇家，帶了獨生愛女，避往思茅城外山村之中，已有十年，人甚方正，不畏豪強，一向痛恨狗子。祇因自己年老，湖南故鄉，住有強敵，好容易來此，隱姓埋名，耕田度日，年又衰老，不願多事，便隱忍下來，不料愛女，長大成人，爲往山中打獵，被狗子無心發現，強要討去作妾，牛天泰自然不願，將來人罵了回去，跟着狗子，率衆強搶，雖被他父女，打了一個落花流水，無奈對頭，人多勢盛，決難抗拒，正商量棄家逃走，忽聽相識土人，連夜送信，說狗子業已勾引官軍、誣害他父女，隱名強盜，明朝便要來此捉人，天泰知道貪官惡霸，一向勾結，再不逃走，父女二人，都難保全，祇得連夜逃走，天泰年已七旬，日間和狗子手下惡奴打手惡鬥，勞乏太甚，逃時又在深夜，想起平生，祇此愛女，相依爲命，十年辛苦，才置了數十畝田產，無端受了惡霸欺凌，棄家逃亡，事出意外，沒有準備，身邊所帶銀兩不多，此後不知何處可以安生，心中悲憤，中途又染了瘴氣，逃到騰衝山鎮上，病倒小廟之中，鳳珠日夜侍奉醫藥，不久把錢用光，天泰病勢，越來越重，本就急得走頭無路，終日悲苦，不料禍不單行，又被當地一個小土豪發現，常來調戲，鳳珠恐乃父知道急怒，還不敢說，這日正打算半夜起身，去將土豪殺死，就便偷他一些金銀，雇乘山轎，將老父抬往別處求醫，忽聽人說，思茅官府，行文當地，說他父女，是江洋大盜，

官差正在四處查問，總算廟中和尙還好，天秦到就病倒，從未在外走動，暫時還未發覺，鳳珠得信，自更傷心愆急，還沒想到天秦機警，人剛醒轉，將外屋老和尙的話，全聽了去，自知病不能好，活在世上，反到連累愛女，一同受罪，業已打好主意，將鳳珠喊進，正在盤問商計，那不知死的土豪，也得了信，忽然衝進房來，當着天秦的面，公然挾制，鳳珠如不答應嫁他，當時便將他父女交出，天秦烈士暮年，人又剛強，一見生人闖進，口出不遜，又是那麼強橫凶狡，不由大怒，一時情急悲憤，帶病縱起，猛下殺手，一掌將土豪劈死，本人也暈厥過去，醒來剛朝鳳珠泣說，令其速逃，老和尙忽然走進，自說以前也是江湖中人，洗手爲僧，對他父女，甚是同情，無奈殺人，須要償命，土豪畢五官，頗有勢力，爲今之計，祇有叫小姑娘，快些逃走，以免兩敗俱傷，別無善法，總算土豪家有悍妻，雖是起心不良，恐人知道，又會兩手毛拳，欺你父女老弱無能，孤身入門，天又黑透，廟門已關，快打主意，還來得及，天秦見他義氣，便將真名說出，互相一說來歷，昔年江湖上，都有耳聞，還有許多間接好友，越發不是外人，天秦覺着愛女有了生機，便請指點明路，如何逃法，和尙看出天秦，命在旦夕，力勸鳳珠，你如不逃，平白受害，也救不了令尊，使你孤身一人，這樣逃走，也非容易，何況官府正在捉拿你們，今夜又將土豪打死，如今祇有逃往蠻峒，一條生路，金牛峒蠻王孟

雄，新近斷弦，年雖老大，人甚強健，看去不過四十多歲，又最喜愛漢人，上月聽說，他要尋一能識字的漢家女子爲妻，他在蠻苗中，勢力最大，遠近六七十種蠻苗，都聽他的號令，如肯嫁與此人，非但姑娘本身無事，以後生男育女，接續你家香烟，便是令尊也去世，也可好好安埋，不致受仇家作踐，可惜早未想到，此時如其有人送信，連令尊也可接去，姑娘這樣年輕美貌，邊疆一帶，土豪惡霸甚多，無論逃到何方，均不免於虎口，與其自投羅網，真還不如嫁與蠻王，終身安樂，再如得寵，使其信服，他手下蠻苗，人人武勇，又精各種毒箭，思茅那些苗獠，雖不受他管轄，也都交往親密，便代令尊報仇，也可辦到，我祇能隱瞞有限時候，至多天明，對頭手下，定必尋來，悔無及了，天泰早就想到前途茫茫，就是病好，父女同逃，也是到處荆棘，危機密佈，越想越覺老和尚所說有理，否則，愛女孤身女子，無論逃往何方，均必落於惡人之手，與其自投火坑，轉不如嫁與蠻王，還落一個終身安樂，還可報仇洩恨，雖然對方年老，美中不足，到底比惡人強搶去做姬妾，要好得多，主意打定，便向愛女哭訴，令聽老和尚之話，以免兩敗，鳳珠見老父，老淚縱橫，悲聲哭訴，心如刀割，心想，當此緊要關頭，不能怕羞，忍淚哭說，祇要那蠻王，肯把爹爹接去，要我的命也肯，我決不能丟下爹爹逃走，老和尚見他父女，悲憤慘狀，念頭一轉，慨然說道，我知姑娘小心，不過令尊，

病象危極，土豪又死在這裏，就想保全姑娘，也要先逃才行，天秦忽又拉緊鳳珠的手，要他答應婚事，並要先逃，否則，我便自殺，鳳珠迫於無奈，方說，爹爹千萬別着急，女兒決不違命，但是人未見過，知道人家心意如何，萬一不要，或是業已娶人，怎麼辦呢，老和尚接口道，你父女不要悲傷，以姑娘的才貌，蠻王求之不得，老僧並還與之相識，可以作媒，老僧率性好人做到底，我先去尋蠻王送信，請其來迎比較穩妥，不過，事情難料，這裏離蠻峒，雖祇二十來里，老僧天明前，必可趕回，萬一土豪廟外，還有同黨守候，死尸無法拋棄，姑娘却非先逃不可，話未說完，天秦恐累愛女受害，早有死志，祇爲話未商定，勉強忍耐，及見老和尚，打算仗義移尸，親往蠻峒送信，知他以前也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爲了仇敵太多，借着出家，隱居避禍，如因自己連累，問心不安，眼看就死的人，何必連累好人，何況這樣作法，又極危險，難得愛女業已答應，早死爲是，一面暗用內功，勉強把真氣提起，口中急呼，這樣做法，萬萬不可，我兒先謝老師父大恩，我氣將斷，快些逃走了吧，說完，暗中用力一震，自將氣脈震斷，鳳珠看出不好，忙即搶撲上去，祇聽說得一句乖兒，要聽師父的話，人便死在榻上，鳳珠當時一急，昏厥過去，醒來，老和尚業已不見，祇一老香火在旁，桌上放着盞湯，剛哭喊得一聲爹爹，老香火低聲急呼，姑娘萬哭不得，此廟太小，土豪果有四名惡奴帶來，守在

門外，原是准備姑娘不肯，就強搶回去，老和尚知事緊急，業已翻牆，趕往蠻峒送信，吩咐姑娘醒轉，速往東南逃走，也許中途，能與來人遇上，但盼蠻峒人來得快，還可將令奪尸首，護送回去，姑娘却是非走不可，鳳珠一看，自己的兵器，連同應用之物，都在榻旁，咬牙切齒，踢了土豪一脚，還想斫他兩刀，被老香火攔住，一面指點逃路，催其快走，鳳珠無法，抱着父親尸首，香聲悲泣，哭喊了幾聲爹爹，便由後牆縱出，照所說途徑，連夜奔馳，不料悲痛心慄太甚，中途錯了方向，眼看東方，已有明意，前面黑壓壓，有村鎮現出，這才覺着途向走錯，心方憂疑，遙聞身後，吶喊之聲，回顧側面樹林中，燈火隱隱，似有多人，繞將過來，先還當是蠻王派人來接，正在查看，猛瞥見來路那面，又有火光人影，吶喊追來，前面村鎮，業早看出，到處鷄聲報曉，遠近相聞，田野中的人家，燈光隱現，已有土人走出，前行逃路，與老香火所說，都不相同，天也快亮，前行途向不對，後面又似來了追兵，一時情急，便往橫裏一株大樹後竄去，本想越野而過，忽聽馬蹄之聲，人已追近，再往前逃，必被看出，剛往樹後一閃，便見兩騎快馬，飛馳而過，正和土豪手下惡奴，一樣裝束，過時並說，方才路上拾到一隻舊鞋，後又尋到一件舊衣，凶手必往前面鎮上逃走，追上有賞等語，低頭一看，原來逃時心慌，身後包裹，漏了一洞，同時發現晨光熹微中，另一起追兵，也是當地土人打扮，

內中還有好些打手，手中均拿有刀棒繩索，一路吶喊而來，分兩路往前面鎮上追去，田野裏的人家，均被驚動，紛紛追出，情知不妙，一看地勢，左側不遠，是片樹林，後面彷彿有一山谷，來路敵人，業已追近，祇得借着大樹掩藏，提心吊胆，等來人追過，慌不迭腳底加勁，接連幾縱，先往樹林中竄去，剛到林前，遙聞身後，有人急喊，跟着四面應和，并有銅鑼亂打，聲震山野，入林回顧，原來踪跡已被田裏土人發現，因那兩起追兵，沿途吶喊，說凶手殺人，是一年輕女賊，擒到有賞，鳳珠逃得太慌，被左近土人看出，紛紛吶喊，鑼聲一起，前兩起追兵，已快趕到鎮上，也全警覺，一同回身追趕，蜂擁而來，人多勢盛，看去分外驚人，鳳珠連日照侍病父，心情悲苦，本就疲勞不堪，又在荒野裏，忘命逃竄，奔馳了大半夜，不會休息，一見踪跡，被人發現，嚇得心胆皆寒，正由林中，驚慌逃出，看出前面，果是一條山谷，形勢深險，朝陽初出地面，還未照到谷中，看去陰森森的，也不知谷中有路沒有，正在暗中叫苦，默念爹爹陰靈不遠，保佑女兒，莫落惡人之手，猛瞥見前面不遠，崖坡上，接連縱下兩人，明知路被攔住，但是後面追兵更多，祇得把心一橫，手握刀把，硬着頭皮，衝將過去，如不放過，拔刀就斫，心正打鼓，看出來人，一老一少，都是赤着上身，腰圍短布，頭插鳥羽，耳帶銅環，與老和尚所說蠻裝相同，忽然急中生智，高聲喝道，金牛峒在何方，如何走法，話

未說完，內一老蠻，本是當先趕來，相隔已祇丈許，聞言，立用漢語，停步問道，你到金牛峒作什，聲才出口，遙聞蘆笙號角之聲，遠遠傳來，鳳珠忙答，老大王孟雄，叫我去的，老蠻忽又驚喜道，老王現正尋人，便是你麼，我們領你前去，另一壯蠻，立將腰間牛角號筒取下，向蘆笙來路，嗚嗚狂吹，坡上也有同樣號角吹動，鳳珠已隨老蠻前奔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方才過處，兩邊陡坡上面，立着二三十個男女蠻苗，男的手中，俱都拿有鏢槍長矛弓矢之類，本來對准自己，似要投擲，剛剛收回，還有十幾個剛由崖洞竹樓之中，拿了兵器縱出，角聲一起，紛取號角，急吹不已，後面喊殺之聲，也快追近，忙喊，這位老山叔，這些漢家人，知我往金牛峒，去尋老王，由後追來，要殺我呢，老蠻立時面有怒容，答道，你不要怕，這條山谷，乃老王的甘蔗園，平日和他們，雖有來往，如不答應，他們不敢進來，你聽那蘆笙，便是老王，親身出來尋人的信號，已命我們留意，要尋一人，祇是尋你，就被他們圍上，聽見我們號角，必定尋來，也不敢動你一根頭髮，你沒聽見蘆笙來路，是往石佛壩，如今已折轉來，越隔越近麼，老王親出，必是騎馬，來得更快，放心好了，鳳珠不准孟雄心意，原是迫而出此，先脫危險再說，聞言，仔細一聽，蘆笙果是越來越近，回顧身後衆蠻苗，正把着谷口，朝下喝罵，不令來人走進，來人雖在厲聲爭論，但無一人，敢於往裏硬闖，心中

略寬，便隨二蠻，往前飛馳，兩蠻子腳底極快，其行如飛，鳳珠人雖疲極，因見前途有了生機，又有蠻人相助，追兵已被擋住，精神稍振，急於脫離虎口，仗着峒蠻之力，去將父親尸首搶走，也勉強提氣，隨同急奔，那條山谷，甚是曲折，又狹又長，兩面山坡上，都是蔗田；追兵早被谷口蠻人擋住，吶喊之聲，已聽不出，蠻苗所居的竹樓崖洞，時有發現，號角之聲，也一路吹將過去，與前途蘆笙號角，遙遙呼應，此伏彼起，接連不斷，鳳珠從小生長邊荒，原知各族大姓蠻苗土官的威勢，但是他們，平日無事，對於漢官，大都敬畏，常有獻納，不是遇到真可惡的貪官污吏，壓迫太甚，輕易不會反抗，一經暴動，便紛紛揭竿而起，大小蠻峒苗區，一齊響應，來勢猛惡，極難平復，近些年來，漢官又改了方法，由強奪變成巧取，蠻苗老實易欺，居然相安無事，漢官又善籠絡利用，威權日重，差一點的小部落，祇好忍氣吞聲，不敢反抗，偶然遇到官軍出動，搜捉逃犯，還要出力相助，所追再是漢人，更是不會過問，方才追兵，人數甚多，并有地保土兵在內，竟被谷口蠻人阻住，一任對方力說自己，是女賊，殺人凶犯，置之不理，如非蠻苗勢力真大，這裏便是他的轄區，也必不敢，越想越覺逃生有望，腳底自更加快，剛把那六七里長，一條羊腸谷徑穿過，同行少年蠻子，已在中途，搶先翻山，往前趕去，祇老蠻一人引路，隨同急馳，出口一看，前面又是一片荒野，樹林甚多，兩

面重山峻嶺，形勢險惡，陽光照處，明暗相間，上面草木繁茂，大片陰影，將地面遮沒了一大片，彷彿那山，快要壓到人的頭上，祇右側遠遠現出一片水田。方想，這裏山形真險，并與老和尚所說，中途那座高山相同，如其料中，離開金牛峒，祇有二十多里路，出谷之後，蘆笙已聽不見，連谷中蠻苗所吹號角，也全停歇，莫要與蠻王相左，我已力盡筋疲，心跳汗流，萬分勉強，這樣遠而難走的山路，如何前往，忽聽隱隱馬蹄之聲，由側面小路上傳來，因覺追兵，都在谷口被阻，中隔大片峯崖，當是蠻王來迎，心方一動，老蠻忽然急呼快走，領了鳳珠，往對面樹林中馳去。

二 報親仇忍痛嫁蠻王

鳳珠實在兩腿酸麻，跟他不上，正在愁急，勉強趕到林內，想叫他稍爲歇息，緩上口氣再走，忽然發現老蠻面色，似驚似喜，脚却不停，林中樹木甚稀，野草頗高，路更難走，但是內中，却有大小三四條道路，縱橫交錯，左右相通，好容易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走到當中平地之上，還未開口，忽聽兩面吶喊之聲，相隔不遠，馬蹄之聲，也越來越近，業已看見人馬影子，忙往左右一看，原來方才那些追兵，不知由何處繞走，並還分成兩撥，順着林中兩條大路，兜將過來，一路業已搶在自己前頭，似剛發現逃人，反

身撲來，一聲吶喊，右面來的一起，同時警覺，喊殺震天，蜂擁而來，人數比天明前後所見，多了兩倍；另一條小路上，又有二三十騎馬隊急馳而來，已快超出第二起敵人的前面，都穿着一身胸有勇字的官兵裝束，最近的離身已祇數丈之遙，林中共有三四條交叉的路徑，二人本由西北，轉入南方小路，不料敵人，三面夾攻，由西南方來的一起，首先搶到前面，將南面入山小徑遮斷，左右兩面敵人，又相繼包圍上來，內中還有二三十騎快馬，便往回逃，也辦不到，何況連夜逃竄，長路奔馳，便是家傳武功，精力也接不上，又見敵人，連城外駐防的士兵，也引了來當頭一騎，還是巡檢打扮，就是蠻王趕到，也未必敢與相抗，不禁悲憤情急，把心一橫，忙將身後包裹丟掉，拔刀在手，取出暗器，見老蠻還想領着自己，往東南方無人之處，越野而逃，口中狂呼怒吼，所說全是蠻語，一句也聽不出，驚慌忙亂中，知道這等逃法，不是力竭倒地，便是白死，轉不如稍爲緩氣，殺他幾個出氣，注意打定，連聲喊停，老蠻往前飛逃，理都未理，料知蠻人能勝而不能敗，勢已危急，再看四面，除仇敵外，更無蠻苗影跡，越發絕望，決計拚命，也就不去管他，稍爲喘息，運用家傳武功，把氣稍爲沈穩，當頭一起敵人，業已衝到面前，爲首一個獐頭鼠目的華服少年，本來連聲怒罵，其勢洶洶，手持短矛，搶在前面，相隔還有一兩丈，見鳳珠橫刀而立，忽然停步，把手一揮，大喝且慢，身後的人，

也同停止，散將開來，少年隨向鳳珠喝道，我哥哥被你殺死，如今我是村主人，看你生得美貌，如肯做我第五房小婆娘，便可饒你性命，乖乖跟我回去，莫要找死，鳳珠一聽仇人之弟，想起父親，便被他們這類土豪逼死，早已悲憤填膺，但仍勉強忍耐，想多緩口氣，打算借着問答，捱上些時，冷不防縱身上前，殺以洩憤，耳聽馬蹄之聲越近，側顧另兩路仇敵，也合在一起，快要趕到，爲首帶紅纓涼帽的，也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少年狗官，老遠便喊，韋六官，莫要亂想心思，這嫩婆娘，在我地方上殺人，必須由我，活捉回去處置，死活由我作主，這是官法，你家銀子雖多，還要我願意呢，不爲這婆娘，我巡檢老爺，怎會親自捉人，非由我抱了回去不成，說時，隨來人馬，也全奉令排開，已快將人，圍在中間，離身將近，當頭狗官，邊說，邊往前面土豪趕去，口中說話，面向自己，暗使眼色，帶着一臉狡笑，神情更是鬼祟，對面少年，似知狗官來意，面上剛現怒容，忽又忍住，強打笑臉，還未開口，狗官已先說道，韋老六，你不要糊塗，權柄在我手裏，我不比別處的漢官，話出必行，不能更改，人在這裏，決逃不脫，事情說好再辦，免得事後爭論，真想要人耍行，把你那二姑娘送我，再加八十條水牛，一千担穀子，人便交你帶去，否則，去年馬王壩，張三判官一家人，怎麼死的，想必知道我的利害，鳳珠聽出雙方爭論用意，越發恨毒，暗中將氣運足，看好形勢，見四面包圍，逃決

無望，本定必死，也未放在心上，暗忖這些豬狗，無一不是狼心狗肺，都殺決辦不到，這爲首仇敵，和那狗官，最是可惡，莫如刀鏢並用，先殺仇人，然後殺得一個是一個，真個不行，再回刀自殺，想到這裏，胆氣更壯，有此一會，精力也回復了些，業已準備上前，剛把手中刀一緊，忽聽少年，接口強笑道，藍大老爺，我們平日多好交情，如何不講情面，我哥哥死他手內，雖然白得了許多田產，和兩個婆娘，到底傷心，這嫩婆娘，雖然心狠，長得真愛人，我祇要抱回去，睡他兩個月，以後全都歸你，大家無事，否則，他是思茅逃來的要犯，鬧將出去，你也不使，狗官面上一紅，方要發作，忽聽一聲嬌叱，一條人影，帶着一道寒光，突然飛縱過來，又猛又急，耳聽衆人吶喊，一聲驚呼慘號過處，那叫韋六的土豪之弟，業已尸橫就地，那巡檢原是一個小土司，因是蠻苗，又做漢官，兩重勢力，連當地官府，都無奈他何，又常年受他賄賂，遇事不敢過問，威風越大，無所不爲，當日韋六因乃兄被殺，白得了許多財產，報仇之念，並不甚重，因聽人說，女賊美貌無比，才率衆人，追趕下來，後到谷口遇阻，想起當地巡檢寨，相隔甚近，忙令人騎馬送信，並還許以重禮，狗官好色如命，一聽逃人，是個美女，親自追來，平日作威作福，手下人多，雖見鳳珠，手有兵器，因人生得秀美，又被包圍，全未放在心上，也未聽說谷口遇阻之事，見人以後，越看越愛，妄動色心，祇願

與章六爭論，連身邊的刀，也未拔出，不料鳳珠，突出不意，飛縱過來，相隔又祇丈許左右，祇一刀，便將人斫翻在地，狗官看出來勢利害，連忙縱馬，往旁一閃，仗着馬快，鳳珠回手一刀，竟被躲過，狗官刀剛拔出，口中還在急呼，要捉活的，鳳珠手中鏢已發出，接連兩鏢，一鏢打中馬眼，那馬受傷，往旁驚竄，第二鏢相繼飛來，由頭上擦過，狗官一頂紅纓涼帽，打得粉碎，連頭髮帶頭皮，擦破了一條深溝，不由驚魂皆顫，雖仗馬騎得好，沒有墜馬，馬已傷痛瘋狂，再也收他不住，一路連縱帶跳，連聲驚嘶，穿林越野，朝前猛竄，同來人馬，不顧對敵，紛紛縱馬，趕往救護，急追下去，鳳珠見狗官受傷，伏馬而逃，敵人當時一陣大亂，反到呆了一呆，其實，此時突圍逃走，並非無望，祇爲心中恨毒，立意拚命，狗官帶來的馬隊再一走，越發胆壯，一緊鋼刀，便朝人叢中殺去，口中大喝，我報父仇，無知土人，快快散開，我不殺你，免遭誤傷，一面刀鏢並舉，怒火頭上，人和瘋了一般，專朝那些五顏六色打扮的打手惡奴，追殺過去，上來居然斫傷了好幾個，那些打手，見他凶猛，先頗發慌，內有兩個，本領較高的，想起敵人，孤身女子，怕他作什，厲聲一喊，全被提醒，紛紛圍攻上來，鳳珠原是一時氣極，輕功又好，上來指東打西，彷彿所向無敵，實則強弩之末，餘力已盡，連傷數人之後，便覺腿軟手酸，累得心跳，通身是汗。不敢似前那樣猛縱，身手一慢，敵人紛紛擁

到，心再一虛，越發無力支持，漸覺頭昏眼花，一面揮刀，亂斫亂舞，準備把那十幾枝鋼鏢打完，回刀自殺，忽聽馬蹄之聲，那二三十騎士兵，已穿林飛馳而來，敵人聲勢越盛，人也且戰且退，到了側面土崖之下，衆聲吶喊中，隱聞頭上，有人怒吼，那二三十匹快馬，也自趕到，相隔祇有半箭多地，同聲大喝，你們散開，大老爺要捉活人，不許傷他，對面恰有一個敵人，一棍打到，剛用刀猛力一擋，棍雖盪開，末了一枝鏢，也隨手發出，將這最猛惡的一個強敵，打傷敗退，但是右膀酸麻，刀幾脫手，身子連晃兩晃，幾乎跌倒，心想我命休矣，哭喊得一聲爹爹，女兒來了，剛把刀回轉，待朝頭頸刎去，猛覺噹的一聲，手中刀被人打落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天旋地轉，兩腿一軟，急急交加中，待要回身，朝崖石上撞去，猛又覺着身子一緊，攔腰被人套住，離地而起，同時，耳聽四面吶喊之聲，彷彿敵人多了好幾倍，目光到處，左右前面，深草地裏，連同好些大樹之後，突然衝出許多年蠻苗，狗官馬隊，恰剛趕到，正在同聲大喝，準備擒人，忽由崖上，飛下一叢寒光，乃是十來枝梭鏢長矛，正打在來人馬前，顛巍巍斜釘地上，敵人立被嚇退，百忙中，看出新來的人，都和前見老蠻，差不多打扮，祇裝束兵器，整齊得多，心疑救兵趕到，人也吊到崖上，坐地一看，崖上還有十幾個蠻子，爲首一個，身材高大，穿着華麗，頭紮花巾，上插鳥羽，年約五旬的蠻苗，正在持旗指揮，

朝下怒喝，知已遇救，強掙着朝下一看，有的離得較遠，業已亡命逃走，蠻兵大喝追去，已快追上，餘者，均被蠻兵，三面包圍，一個也未逃脫，馬上士兵，全都下馬，跪伏在地，狗官和手下士兵，見此情形，慌不迭，由馬上滾落，拜伏在地，爲首蠻苗，正是蠻王孟雄，料定鳳珠，由此逃走，同時，登高望見敵人，三路追逐，雖然激怒，因聽老和尚說，鳳珠文武雙全，蠻人尙武，想要看他胆勇如何，仗着地理，剛把人埋伏停當，鳳珠已被包圍，憑崖朝下偷看，先見敵人，口出惡言，想將人擒去奸淫，鳳珠立定不動，無什表示，心正不快，不料如此勇猛，心中狂喜，越看越愛，換了常人，見未來愛妻，孤身犯險，必早搶前救護，孟雄却是不然，因聽老和尚說，鳳珠如何好法，連夜率衆趕來，當着許多手下，還想表示新夫人的武勇，又等了一會，看出力已不支，正要發令，鳳珠業已危極，方始心慌，恰巧人退崖下，快要自殺，慌不迭用鏢，將刀打落，一面發令，一面忙用套索，把人吊上，因事情經過，全都眼見，正在暴跳，厲聲怒喝，回顧鳳珠，果與和尚所說相同，這一對面，朝陽光中，越顯美豔，不由心花怒放，愛到極點，也不顧處置下面敵人，忙卽回身，單腿跪倒，把鳳珠的脚，雙手捧起，親了一下，仰面笑問，好妹妹可肯和我回去，做我夫人麼，一面又說嗣中，良田千頃，牛馬成羣，金銀財貨，堆積如山，還有兩座蠻山，大片蔗田果林，此去享受不盡等語，鳳珠生

長蠻荒，蠻苗風俗，和普通的苗語，都知道一點，見那蠻王，年紀雖老，人却直爽，用最恭敬的禮節，對待自己，漢語說得極好，此去不致爲了言語不通，許多不便，人當窮途危難之中，遇到救星，自是感慰，再想小廟中新死去的父親，除却此人，休說性命，連尸首都難保全，想了一想，正要開口答應，一時觸動傷心，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孟雄見他悲苦，祇當不願，面色立變，但又不忍發威，忍怒問道，你不願麼，鳳珠知他誤會，同時想起以前所見苗人，相惡情景，暗忖，事已至此，此外別無生路，此人年紀雖老，人却爽快實在，怎麼也比落入那些豬狗手內，勝強百倍，忙即忍淚強笑道，你不要多心，我是想起爹爹傷心，如今情願嫁你爲妻，但我知道你們，妻妾甚多，我決不肯做小，我爹爹被惡人逼死，尸首尚在廟中，也要請你，即日抬往山中，好好安葬，你答應麼，孟雄見他，淚痕未乾，瓠犀微露，宛如新經雨的海棠，更增嬌豔，聽完大喜，回手拔下一枝長箭，用蠻語朝天祝告，突然折斷擲地，鳳珠見他，折箭爲誓，知其意誠，也頗感動，微笑把手伸過，孟雄越發歡喜，忙把手握住，將人扶起，抱在懷中，喜極笑道，我一得信，便帶人趕來，後來知你，把路走錯，已派了六個蠻兵，去往廟中，看守你爹爹的尸靈，不許有人侵犯，一面親身趕來，想不到妹妹，這大胆勇，如今你那仇人，全都被我圍住，你祇說一句話，豁出和漢官翻臉，便將他們，全數殺死，與你出氣

你，看如何，說完，把手一揮，崖上下二三百個蠻兵，各將手中刀矛梭鏢揚起，同聲怒吼，對准地上跪的士兵土人，和狗官打手，作勢欲發，祇等蠻王，一聲令下，便下殺手，嚇得衆人，一齊朝上，同聲號哭求饒，鳳珠心腸最軟，雖然恨極這些仇敵，見那些蠻兵，一個個貌相獷惡，年輕力壯，手中刀矛，映日生光，看去凶猛非常，下面共有百餘人，方才凶威，已全化爲烏有，戰兢兢伏在地上，宛如待死之囚，同聲哭喊，夫人姑娘饒命，幫我們說句好話，亂成一片，身後蠻兵，却似凶神惡煞一般，分別注定那些人，面上沒有絲毫表情，相形之下，越顯得可憐，不由動了惻隱，暗忖，爲首仇人已死，就那狗官，也祇倚勢行凶，並未受到他害，又被我一鏢打傷，出了一點惡氣，何必趕盡殺絕，多傷人命，並且狗官一死，官府決不甘休，既然嫁與蠻王，自然盼他平安無事，不應把事鬧大，念頭一轉，仰面笑道，他們雖然可惡，都是那姓章的土豪引來，如今仇人已死，祇要他們答應，不再和我夫妻作對，去引官兵，來此尋仇，放走了吧，孟雄雖然想討鳳珠的好，畢竟比別的蠻苗，有點見識，本心並不願把事鬧大，不過愛極鳳珠，想要討他歡心，聞言，知其關心自己，不願丈夫，與漢官結仇，再一想到方才對敵時，鳳珠祇要答應嫁與狗官，一樣可以享福無事，狗官年紀，又輕得多，他却那樣壯烈，寧拚一命，毫不屈服，並將仇敵，親手殺死，對於自己，却是一說就肯，可見真心相從，

越發高興狂喜，把鳳珠摟緊，連喊心肝真好，我決不怕漢官作對，祇敢爲難，我便造反，這裏又在我的界內，是他無理，都殺了也不妨事，這狗巡檢，更是可惡，他祇是藍家苗的千戶，因漢官和他勾結，以爲這裏，是兩交界，用漢人做巡檢，容易生事，命他接任，才祇三年，平日欺壓人民，最壞沒有，漢官因我答應在先，當我親近的手下，由他兩面鬧鬼，不敢換人，我因他對本族中人，從不敢欺，也未管他，如今胆子越大，竟敢欺我的新夫人，萬萬容他不得，方才對你又說許多該死的話，就此放掉，情理難容，看你面上，將那些豬狗，放掉便了，鳳珠看出蠻王，大有威權，本就恨極狗官，又聽出蠻王心意，低聲悄問，狗官雖是苗族，到底漢官，他又是個土官，手下不少苗人，你不怕他報仇麼，蠻王哈哈笑道，妹妹放心，馬王寨的巡檢，向例不是我答應，官府不敢派人，他們祇想太平無事，決不會爲一土官巡檢，和我作對，就是漢人，殺得太多，還要遇到有點本事的官兒，才會派人囉嗦，否則，也祇作爲我們蠻苗械鬥，糊裏糊塗，報將上去拉倒，不是真真把事鬧大，決不會引動官兵，心肝好意，我也知道，你怕我惹出事來，想得周到，我並不願多事，這狗巡檢，却是饒他不得，便用蠻語發令，舉手一揮，蠻兵立時後退，孟雄朝衆喝道，看在夫人分上，饒你們的狗命，以後祇敢到我界內窺探，必令蠻兵，殺你們的全家，鷄犬不留，銅鼓崖石佛壩，雖不在我境內，那廟乃我

夫人供神的地方，誰敢動他一草一木，欺負廟中和尙，我必要他狗命，說時，狗官似知無幸，跪在地上，連聲哀求，蠻兵早將那二十多騎人馬看住，不令起身，餘人都似皇恩大赦，紛紛鳳珠，叩謝起身，揩了屍尸，和受傷同伴，狼狽走去，蠻王隨命蠻兵，將狗官兩耳割下，令其速回青竹墟送信，告知同族準備，三日之內，由我親身前往問罪，狗官知此一舉，丟人太甚，蠻王還要帶人，前往擄掠，搶奪財物牲畜，把人擄去爲奴，不由嚇得心驚胆戰，隨行那些士兵，均他本族苗人，也跟着悲聲哭喊，哀求起來，鳳珠見蠻王說完，把手一揚，蠻兵便搶上前去，將狗官兩耳割下，滿臉鮮血，慘號不已，覺着方才親手殺人，都無如此看了難過，惟恐下餘士兵，也要受刑，一問蠻王，才知因恨狗官方才說話可惡，竟准備在成婚前夕，帶人踏平苗區，大舉燒殺，把年輕的男女蠻人，擄去爲奴，作爲新夫人的賀禮，心更不安，看出蠻王，對他寵愛，忙又勸說，身是漢人，婚姻大喜，不願有此凶殺之事，請其息怒寬容，蠻王這才收回成命，向衆士兵大喝，狗官冒犯夫人，本應踏平你們苗墟，一人不留，現因夫人，再三講情，速將狗官，押送回去，告知同族，將他家產，全數送往金牛峒，外加八十條牛。一千担穀，事便罷休，月圓以前，如不送到，我仍和方才所說一樣，親自往取，莫怪我狠，那些士兵，先對狗官，十分恭順，本在地上哭求，聽完，忽然搶先縱起，不知怎的，竟將狗官，綁了

一個結實，一面用苗語，朝上拜謝，紛紛上馬，捨了原路，往側面山野中，飛馳而去，蠻王因聽老和尚之言，備有藤兜，便抱鳳珠坐上，自己騎馬，緊隨在旁，連人帶馬，同往廟中趕去，到後一看，老和尚已將靈堂設好，並在鎮上，除了棺木衣服，準備盛斂，開頭還有好些惡奴，去往廟中吵鬧，說和尚與女賊，同謀殺人，老和尚有成竹，斷定蠻王必來，事前曾命徒弟，等人走遠，假裝發現死尸，去向土豪家中送信，一切皆有準備，知其有心詭詐，仍裝老實，極口敷衍，推宕時刻，並將偏殿關閉，說是要等巡檢老爺驗尸，連土豪的死尸，也不許人動，章六見兄一死，祇有歡喜，一心想將鳳珠，擒回爲妾，連乃兄尸首，也未細看，便連夜追去，後來章家妻妾，入廟哭鬧，地保里正，紛紛趕來，越鬧得不可開交，老和尚久候無信，不勝其煩，業已動怒，快要現出本相，先是六個蠻兵趕進，向老和尚，問明情由，兩個把住偏殿，四個拿着矛桿藤鞭，發威亂打，口中喝罵，說死人乃新夫人的老爹，老王少時就到，誰敢在此擾鬧，蠻王在當地，威勢雖盛，但因銅鼓崖這一帶，不在他的界內，孟雄平日，比較別的峒會謹細，勢力最大，法令也最嚴，手下蠻兵，不許無故在界外生事，與漢家人結怨，偶然經過，也不相擾，那些狗男女，多半將信將疑，退到廟外，還在守候不去，隔不多時，忽有兩個惡奴，飛馬趕回報信，說那女賊，竟是金牛峒主的新夫人，六老爺和幾個同伴，先被殺

死，跟着蠻王趕到，伏兵四起，連巡檢大老爺，和許多土兵，均被擒住，也許還要尋來，兩位老爺已死，家中都是婆娘，不如乘此時機，早打主意，狗男女們，方始驚慌起來，女的紛紛哭喊趕回，衆惡奴均想乘火打劫，地保里正，更要於中取利，一閃而散，老和尚立帶蠻兵，去往鎮上，取來上等棺木，剛剛停當，想等人到入斂，蠻王便大隊趕來，老和尚一聽經過，甚是高興，又恐鳳珠，不慣蠻俗，又向雙方分頭解說，鳳珠早哭得淚人也似，就在廟中成服，在鎮上趕製了一身素服，先想過了百日成婚，蠻王雖知漢俗，但愛鳳珠太甚，不願久等，老和尚也恐夜長夢多，鳳珠父女，正受官府通緝，有案未了，再三兩面商勸，曉以利害，並勸孟雄，熱孝頭上，便是蠻俗，也應有點禁忌，孟雄便說，峒中巫師，可以化凶爲吉，新夫人必須用漢禮安葬，我也依他，但我實在愛他，准備本月十六，跳月成婚，離今天恰巧兩七，我意由我陪伴，在廟中念上兩天經，再連和尚，一齊請去，先到金牛峒旁，小山上面，覓地安葬，就在當地搭篷，念經守孝，到了十六早上，再陪新夫人回峒，豈不是好，鳳珠看出對方，意思堅決，比起來路所說，三日之後成婚，業已讓了又讓，除此一件，無不言聽計從，愛護備至，祇得忍住悲懷，勉強依了，因見蠻王，對他百依百隨，雖是蠻人，並不凶野，又通漢俗漢語，到了墓地一看，威勢更是驚人，共祇兩日夜的功夫，在他嚴令之下，許多蠻苗，日夜與

建，竟建成一座，高大整齊的竹樓，和一所可容千餘人禮拜的蘆棚靈堂，以爲自己居住，和和尚念經之用，身邊伏侍的蠻女，有好幾十個，趕製衣服的人更多，端的一呼百諾，威風已極，偶然談到一兩句衣物飲食，當地沒有的，至多三日，必用蠻兵通事，飛騎去往遠近城鎮，採辦回來，蠻王更是長日陪伴，體貼周到，無微不至，夜來方始戀戀辭去，除喜歡摟抱親熱外，從未動強，日子一多，也就心安，轉眼跳月，蠻王結婚成典，所娶又是漢人，與尋常好些不同，多半按照漢人風俗，遠近蠻苗酋長，均來慶賀，數十里內，掛滿燈綵，一直狂歡了好幾天，方始停止，婚後光陰，蠻王更把他，當成活寶，恨不能終日含在口裏，原有許多姬妾，全都視如糞土，鳳珠見那些蠻女，人數既多，蠻女情熱，孟雄年老，本就顧不過來，又專寵愛自己一人，心中難免氣苦，蠻王姬妾，又不敢有什情人，覺着他們，處境可憐，便勸丈夫發令，去留自便，准其跳月擇配，蠻王共有八十三個姬妾，蠻女心直，不會做作，一聽遣散之令，喜出望外，當時去了八十一個，祇剩兩個年老的留下，蠻王不料這些姬妾，說走就走，祇年紀稍輕的，無一留下，先頗不快，近來雖不與這些舊人同居，平日人多，爭先趨奉，熱鬧已慣，忽然走光，空出許多房屋蓬舍，未免顯得冷靜，也少威風，礙着鳳珠，不敢發作，却罵這些人，沒有良心，鳳珠知他心意，一面勸說，人心一樣，按理本該一夫一妻，你却討了這

許多，無法分身，他們自然失望，在你以爲他們，做了你的姬妾，吃得好穿得好，什麼事都不用作，還可陪你享受，是大福氣，其實，他們終日無事，已閒得難受，你又不愛他們，日常呼來喝去，稍不如意，便加鞭打，時刻提心吊胆，恐你發怒，又不能和我一樣，隨意出遊打獵，真不如你手下那些人，一夫一妻，對對成雙，日子好過，本來是受活罪，如何能怪他們，一面又選那長得靈秀的小蠻女，做自己女兵，教以武功，不消多日，便選出二百個女蠻兵，又改製了許多服裝，孟雄對他寵愛，一見那些空房，都被蠻女住滿，非但比前，還要熱鬧，而且個個活潑天真，不消半年，都學會好些武藝，服裝兵器，一色鮮明，內有二三十個，聰明力大的，連手下那些壯蠻，多非敵手，鳳珠本人的武功，更是出色，這般女兵，看在眼裏，都是好極，本就心喜，第二年冬天，因有一處深山中的凶苗，殺了幾個蠻子，並將婦女，和所採藥材，強奪了去，正在大怒，鳳珠忽告奮勇，親帶女兵，前往報仇，孟雄先還顧慮，鳳珠原因思茅父仇未報，意欲借此一試所練女兵的本領，一半爲了那些吃人的生苗，天性凶殘，不問蠻苗漢人，見了就殺，知其人數不多，常時同類殘殺，人心不齊，有勇無謀，說什麼也非去不可，孟雄強他不過，最後答應，由鳳珠帶了女兵上前，自帶蠻兵，爲之接應，鳳珠先還不肯，後見丈夫，心意堅決，祇得事前約好，非要戰敗，不許相助，一面照着探報地理形勢，帶了女

兵，每人拿了特製的藤牌，和防毒箭的面兜，乘着月明之夜，偷偷翻山，掩將過去，到時，凶苗正在月下，縱飲狂歡，大吃生人，山口守望的兩個凶苗，已被鳳珠掩殺，毫未防備，居然一舉成功，殺死好些最凶惡的生苗，并還打倒生擒了七八十個，祇一小半，翻山逃走，被擄去的婦女，也全搶救回來，內一蠻子，便是孟龍之弟五虎，業被生蠻洗淨，赤身綁好，就要烤死，也被同時救下，孟雄原分兩路，趕往接應，沒想到鳳珠，無意之中，發現一條捷徑，老早搶向前面，等孟雄率衆趕來，業已大獲全勝，這些生苗，隱藏深山之中，仗着形勢奇險，林深箐密，人跡不到，又善爬山，身輕力大，藏處隱祕，是當地一個大害，蠻苗漢人，常爲所殺，孟雄以前，兩次搜殺，一次還與官兵，合力圍攻，均因凶苗狡猾，入口要道，有人守望，敵人如少，立時埋伏應戰，去的人反爲所敗，敵人如多，不等追到，全數逃散，影子都找不到一個，稍一疏忽，反中毒箭，凶苗仍被逃脫，端的利害已極，鳳珠也是一時湊巧，一到先將守望殺死，凶苗沒有防備，所用兵器，多半不在手中，這夥女兵，都會武功，暗器又打得好，不似凶苗，一味蠻野，再見四面包圍，都是貌不驚人的矮小蠻女，上來輕敵，有的妄想空手捉人，想吃肥肉，直到傷亡一多，才害了怕，幾個胆怯心慌，領頭逃走，當時大亂，被衆女兵追上，連發暗器，一路亂殺，又打死了不少，全身逃脫的，祇得十之二三，非但孟雄，出於意

外，連手下羣蠻，也都驚爲奇跡，越發敬服，五虎死裏逃生，便照蠻俗，去親鳳珠的腳，鳳珠因他，近支族姪，雖然嫌他醜惡，未便拒絕，親時，覺着對方，把脚捏了一下，似在用鼻狂嗅，心雖略動，因在蠻峒日久，這類禮節，業已見慣，也未在意，誰知救了一個禍根回來，孟雄對他，自更格外愛重，回到峒中，便召集遠近各峒酋長，連同漢官，大舉誇功，又隔了一年，鳳珠便強着孟雄，派了幾個精通漢語的蠻子，裝作漢客，連去思茅，窺探仇敵動靜，本要下手，親往行刺，這日接報，說土豪已死，狗子佔了一片山地，快要下葬，本峒山路，可與相通，但極難走，中間雖要經過幾處蠻峒，均與孟雄有交，最近的一處，離土豪墓地，祇隔着五六十里山路，和一片森林，峒中有幾個老蠻，曾因採藥，來往過兩次，報仇之後，如由森林逃回，敵人再多，也不敢追，就追也追不上等語，鳳珠聞報，不禁大喜，孟雄攔他不住，祇得選了幾十個有本領的女兵，請出牙牌令符，由老蠻引路，通過各處苗峒，借着採荒，探明仇人下葬日期，提前趕去，各峒蠻苗，全知金牛峒新夫人的威名，又多見過，所到之處，爭先奉承，樣樣方便，毫不費事，便將最險之處，翻越過去，趕到森林裏面，覓地藏好，一面早有先去的人，隨時通報，這時，土豪仗着財勢，正在大舉營葬，臨時蓋了許多席棚，并還建有一座家廟，由頭三天起，到處都是白布白花，飄揚張掛，紙錢滿天飛舞，名爲滿山白，親

友下人，和各種做工的農民，連同和尚道士，爲數有兩三千，一切都已準備停當，祇等狗子，扶柩落葬，鳳珠看出仇敵，財勢驚人，同來還有官軍，自己孤軍遠出，帶人不多，爲防有失，預先派人，將來路兩條石橋破壞，設法延宕，狗子遠道而來，途中連遇周折，雖然坐轎，近臺一段，不能不走，隔夜起身，次日黃昏才到，所有人等，俱都飢疲交加，狗子和同來家屬，更和癱了一樣，同來地師討好，假說改爲次日午前安葬，子孫雖遲兩年科甲，官做更大，狗子巴不得養息一下，吃飽再說，立時傳令，把靈柩停在家廟裏，改爲明日下葬，一面催擺酒席，吃完上祭，同來護送的官兵，本是擺樣，也都倦極散歸，覓地坐臥，等待入席，狗子因有不少有財勢的親友，午前趕到，等了一日，都在棚內散坐看戲，要請他們，入席謝孝，不能不掙扎敷衍過節，正坐一旁，朝人訴苦，說他如何孝心，受了許多活罪，思茅一帶，原是漢蠻雜處，抬送靈柩的，便有不少熟苗裸羅在內，狗子性喜鋪張，又定了三天大戲，這時，台上鑼鼓喧天，待客酒席，一直擺出好幾里去，狗子因覺當地，鄰近苗山，不願結怨，又想人多可以助威，不禁土人往看，趕來看熱鬧的各種土人，也有好幾千，雖因官兵彈壓，不敢走進棚內，外面到處都是看熱鬧的人，膽大一點的，都圍在蘆棚外面，鳳珠手下女兵，早就換好各式男裝，祇自己外面，罩上一領披風，由森林側面，三三兩兩，掩將過來，擠在人叢之中，狗子

祇願向人鋪張他的豪華勢力，心中得意，毫末在意，手下雖有不少惡奴打手，多半飢疲交加，又因棚內，都是自己人，外面還有官兵彈壓，做夢也未想到，轉眼就有殺身之禍，祇有幾個先來佈置的惡奴，和幾個貼身的俊童，在旁伏侍，雖然也有十餘惡奴，身邊大都帶有兵器，全是擺樣，如何能當一擊，鳳珠見狗子，喘息未定，又在當衆狂吹，得意洋洋，執事人等，正催開席，忙亂非常，數十個原有彈壓的官兵，正拿鞭棍，轟散閒人，轉眼便要輪到自己這面，時機業已成熟，便照預計，發出暗號，各處埋伏的幾個女兵，立將特製火箭取出，乘着人多忙亂，仇敵不曾留意，先往蘆棚對面角上射去，當時點燃，等到紅光冒起，再在人叢中，高呼火起，衆人一陣大亂，紛往棚外逃避，狗子膽子最小，一見火起，起身便逃，吃棚內許多吊客一擠，身邊的人，立被隔斷，祇有兩名惡奴，隨同保護，又走得慢，山風甚大，轉眼之間，全棚火發，人多擁擠，驚呼哭喊，互相踐踏，上風的人，再一紛紛忙亂搶救，聲勢更是猛惡驚人，狗子裹在人堆裏面，已快走出，情急膽寒之下，并不知道火是由東往西燒起，東南角還未燒到，惜命心切，正在大聲哭喊，誰要救我出去，給他三千兩銀子賞號，一面厲聲哭罵，手下人狼心狗肺，不知死往何方，還不快些保我出去，又罵旁邊的人，不該擠他，我如被火燒傷，你們休想活命，鳳珠見火一起，便縱向棚側不遠，山石之上，旁觀者清，見狗子已快擠

出，離外面不過丈許，無奈身後左右，逃命的人太多，和潮水一般，向外湧出，狗子和身邊兩個惡奴，都無什力氣，急切間衝不出來，內一惡奴，見人太擠，厲聲喝罵，想要行凶打人，兵器還未拔出，微一疏忽，被人擠到，亂踏過去，後面的人，被惡奴一絆，往前一撲，再拚命一擠，連另一惡奴，也被衝散，前面不遠，便是木柵，祇有半人多高，前面的人，業已連搶帶爬，翻滾而出，有的地方，已被衝倒，狗子身邊惡奴一去，越發驚慌，祇在人堆裏，轉來轉去，不由自主，走頭無路，明明身邊不遠，便是出路，被前面的人擋住，擠不上去，竟未看見，便離木柵，也祇數尺，上面簾棚，火勢已快燒到，柵內的人，業已逃出十之八九，祇東南這一面，因是狗子家眷，起坐之處，女眷甚多，離出口最近，火勢一起，婦女反先逃出，狗子也因這面人少，特地趕來，無奈這一面木柵，比較堅固，又有蘆蓆遮避，柵裏正在擺席，到處都是桌椅板櫈，大羣吊喪的客人，也看出這面較空，都往前搶，狗子逃時，前面已有好些人擋住，後面的人，再爭先趕來，往上一湧，本來酒色洶虛，加以長途飢疲，心慌腿軟，祇嚇得急呼哀號，連方向都看不出，鳳珠本意，乘亂行刺，不料山風太大，火起以後，這等亂法，惟恐誤傷多人，正想等狗子，逃到外面，冷不防，飛身上前，將其殺死，見此形勢，猛觸靈機，忙卽縱落，由人叢中，擠到木柵外面，狗子恰巧被人擠到柵旁，中間祇隔有限數人，正在

翻棚而逃，忙一探身，分開兩旁的人，當胸一把，將狗子抓住，怒喝，可要我來救你，狗子不知殺星照命，大喜急呼，你，你，你，你如救我出去，三千兩銀子，再多也行，鳳珠身旁，原有十來個蠻女，跟踪擠到，一聲招呼，衆蠻兵拉住木柵，同聲大喝，你們莫慌，等我將他拆掉，好逃得多，說時，用力往外一板，木柵立時折斷，好些逃人，驚慌忙亂之中，也未聽清，木柵一倒，便連滾帶爬，擁將出來，出口雖然加大，人更紛亂，各不相顧，爭先拚命逃走，好些還帶了傷，內有兩名女兵，也幾乎被他們衝倒。鳳珠早將狗子，由人叢中，抓將出來，狗子雖覺胸前奇痛，因覺生死關頭，不能計較，口方急呼，你手輕一點，忽聽鳳珠低喝，你認得我麼，狗子見救他的，像個苗裝漢人，年紀甚輕，還未聽出言中之意，鳳珠見許多敵黨，正由西北方廟中，帶了兵器，紛紛趕出，因被火焰擋住，滿空火星飛舞，隨着狂風，四下分飛，稍乾一點的草木，已被點燃，棚外許多官兵惡奴，正在四面吶喊，尋找狗子，因這一面地低，到處坡陀起伏，離棚不遠，還有一條丈許長的山溝，上搭木橋，由此繞往棚後，過去兩里，便是森林入口，事前早已打算，又見敵黨，和許多士兵，正繞過來，被逃走的人隔斷，紛紛向人堆裏，查看探詢，雖是虛張聲勢，均怕受傷，不敢過來，人一逃光，難免被其看破，忙將狗子，隨手提起，由人叢中擠出，一面暗令溝旁埋伏的女兵，將木橋拆去，跟着乘人不覺，伸

手先將狗子下巴捏掉，使其無法喊救，脫下披風，將人裹緊，掩到棚後無人之處，交與女兵指上，取出銀笛一次，同往森林逃走，這原是片刻間事，等到棚內的人逃光，因木橋已斷，俱都擁到上風一面，狗子手下的人，尋到身邊惡奴，問出狗子火起時，隨衆逃散，還有許多親友，都說人已逃出，并還有人見他，被一苗子救走，大家都忙逃命，不會留意，祇有兩人，覺着救他的苗子，身穿一件白披風，轉眼之間，忽然換了一身裝束，像個苗女，人多太擠，也未看清，再尋狗子，已無踪影，正在四下查探，忽然發現棚後，通往森林一面的野地草樹叢中，有許多人影閃動，相隔已有半里來路，情知有異，忙即追去，行至中途，忽聽一聲銀笛，埋伏驟起，箭和暴雨一般，飛射過來，因隔較遠，人雖不會受傷，勢甚驚人，追去的人不多，路又難走，正在心慌，前面灌木叢中，忽起野燒，轉眼蔓延開來，當時嚇退逃回，中途遙望火場那面，跳起十多個奇形怪狀，頭上披着許多草花的野人，縱躍如飛，往森林斜對面，翻山逃去，火是越來越大，無法飛渡，便追也追不上，總算風向相反，春天的草木，不易點燃，祇將那一片有油性的灌木燒掉，沒有引起大災，空在山中，搜尋了多少日，連骨頭也未找到一根，這且不提。

三 智伏神巫

鳳珠本意，刺殺狗子，臨時變計，竟將仇人，生擒回去，先恐敵黨人多，萬一入林追趕，被他追上，帶去的女兵，難免傷亡，還在途中埋伏，設了疑兵，不料這等膿包，連森林也無一人追進，滿心歡喜，回轉金牛峒，狗子途中，想起平日，倚勢橫行，奸淫婦女，霸佔漢苗土人的田產，殺人如同兒戲，許多罪惡，如今落在仇人手內，知難活命，加以從小嬌生慣養，酒色荒淫，那經得起這長途驚險苦痛，鳳珠回憶昔年受逼逃亡，父親死時之慘，和狗子的萬惡，還想闖上些日，多給他受點活罪，爲許多受害的人，報仇出氣，到後一看，人已磨折得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，祇得殺死了事，父仇已報，享受又好，雖然丈夫，年老性暴，對於自己，却極恭順，起初并無他念，孟五虎自從遇救之後，對於鳳珠，更是設法親近，種種討好，鳳珠不知狼子野心，另有陰謀，祇當知恩感德，也未在意，五虎原是看中鳳珠美貌，又覺孟雄，年老無子，自己年輕力壯，如能勾引成奸，便可篡位，孟雄老死之後，便可繼爲峒主，不料鳳珠，嫁與孟雄，便是出於無奈，初嫁半年，覺着峒蠻，粗蠢凶野，樣樣均看不慣，總算丈夫還知漢俗，體貼週到，方始相安，後想丈夫年老，近更多病，萬一早死，孤立無援，又無兒女，蠻俗又極

野蠻，繼位的人，照例可將峒主遺留的姬妾，不問尊卑，任意霸佔，身有重案，連想逃歸故土，都辦不到，加以父仇未報，孟雄表面答應相助，老有顧忌，這才選拔女兵，教以武功，和漢人語言文字，初意用以報仇，并解平日寂寞，免得孟雄之外，所遇皆是蠻苗，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，及至一舉將危害多年的凶苗除去，大勝回來，不久又率了幾十個蠻兵，跋涉蠻荒，遠去思茅，在萬千人中，孤軍深入，一人不傷，將狗子擒回，報了父仇，越發英威大震，平日待人，又極寬厚，全體峒蠻，除五虎勾結的少數奸黨而外，全都對他感激敬愛，鳳珠聰明機警，看出峒蠻歸向，并非丈夫之力，所能做到，想起初婚時心事，越發加緊勤練女兵，第三年又從女兵隊裏，選出數十個，聰明胆勇的少女，做了心腹，跟着，又往碧龍洲，避了兩次暑，孟雄對他，早已由愛生長，話出必行，後在無意之中，救了王時二人，爲了對頭，勢力太大，孟雄見省城將軍，和許多大官，均已驚動，實在無法隱瞞，再三和鳳珠商量，方始將人送走，官府方面，原是紙老虎，屢次派了委員，向其探詢，孟雄見人已走，自然理直氣壯，夫妻二人，同時出面，并請來人，查看全峒，鳳珠答話，更是巧妙得體，來人問不出所以然來，孟雄夫妻，接待殷勤，又送了許多重禮，非但沒有追究，反代孟雄，說了許多好話，事情就此拉倒，鳳珠人本端正，初救王時二人，由於一時仗義，并無他意，祇爲舉目無親，難得遇到兩

個漢人，又都少年英俊，文武皆通，不由一見投機，越處越好，不料少年男女，日久情生，彼此雖未明言，無形中，已種下情根，行前數日，鳳珠王翼，彼此竟有了一點表示，二人去後，鳳珠自覺寂寞，對於王翼，也更想念，本來雙方約定，明年碧龍洲，借着避暑相見，鳳珠雖愛王翼，身是有夫之妻，丈夫雖不如意，待他極好，又有救命之恩，祇想蠻族，不禁再嫁，打算守到孟雄老死，再作計較，王翼也是這樣意思，雙方耐心守候，暫時原可無事，不料五虎因鳳珠見他厭惡，不令近身，除公衆相見外，連打獵都不要他跟去，中有一次，借着行禮，又想親他手脚，鳳珠仗得丈夫寵愛，人心歸附，公然拒絕，心已愧憤，王時二人一來，男女雙方，笑語親密，又被看在眼裏，更生妬恨，曾向孟雄進讒，孟雄非但不聽，反而激怒，幾遭鞭打，惟恐鳳珠知道，和他作對，當時便難活命，因此陰謀更急，這日乘着孟雄夫婦出獵，竟勾結了兩個凶苗，埋伏暗算，事也湊巧，鳳珠馬在前面，瞥見丈夫墜馬，忙即回救，見兩凶苗，剛由路側衝出，手舉長矛，快要刺下，一時情急，忙將身邊毒鏢，連珠打去，同行女兵，也用鏢矛并發，等到想起拷問真情，已全殺死，搜遍全山，并無餘黨，孟雄傷本不重，剛剛上馬，又遇兩隻猛虎撲到，鳳珠雖在一旁，因那兩虎，也是同去男女蠻兵追逐，身受箭傷，由路側山坡上，驚竄逃來，將人撲倒，便飛馳逃去，雖未送命，人已殘廢，鳳珠想起七八

年來，夫妻之情，本心并不願其早死，每日盡心服侍，但又思念王翼，心情甚是矛盾，苦痛已極，孟雄先覺愛妻，對王時二人太好，走時，并將牙牌信符，強要了去，再一起五虎以前所說，原有疑念，祇爲愛極生畏，非但表面不敢發作，遇到鳳珠，與二人通信，有什好東西，便要送去時，仍是百依百隨，從未說個不字，背人想起，空生妒憤，無奈鳳珠天生尤物，愛之過深，祇一見人，滿腔妒火，立時冰消，每一想起，仍是將信將疑，又不敢問，正在難過，及至受傷殘廢，臥床不起，日子一久，看出愛妻，日常愁苦，守在旁邊，非但極少離開，連入山打獵，均未去過，遇到花月良宵，想出遊玩，總命蠻女，用特製軟牀，抬了自己，同出散心，從不孤身前往，餘者和平日一樣，并未嫌厭自己老弱傷病，服侍照應，祇更周到，并還常時提起昔年遇救，自己對他憐愛體貼，許多情分，往往流下淚來，不知鳳珠，感他恩情太深，不忍生前離棄，以爲夫妻情深，暗忖，愛妻如有二心，那日出獵遇險，稍爲延宕觀望，便遇毒手，後遇二虎，相繼撲來，自己已經馬倒人傷，不是愛妻，拚着奇險，連身朝虎撲去，將第二隻虎，斫了一劍，撞歪了些，也必不免於死，他本人因此還幾受重傷，形勢險極，何況自己，那樣愛他，毒藥毒箭，均在手邊，并無絲毫防備，隨時均可殺夫而逃，怎會如此盡心，這日越想越高興，抱着鳳珠，連哭帶說，竟將祖傳神箭，連同幾件寶物，暗中贈與鳳珠，次日

一早，並請來神巫，商計停當，命人抬出，擊鼓吹笙，召集全體峒蠻，命鳳珠暫代峒主，祇等自己老死，再按峒規繼位，鳳珠聰明機警，早就看出蠻人迷信，神巫暗中頗有威權，有時連峒主，都要聽他的話，人又貪殘，平日無事生風，稍有違忤，便假神命害人，以前好些峒蠻，均遭慘殺，活活燒死，心雖憤恨，但知積重難返，表面敷衍，暗令心腹女兵，查探他的惡跡，和所鬧花巧，一面代向神巫所指罪人求情，爲之化解，先後救了許多人命，神巫凶殘成性，見害人不成，起初遷怒鳳珠，想用毒計，陷害鳳珠手下女兵，硬說得罪神靈，非要殺死祭神不可，孟雄知那兩個女兵，最得愛妻歡心，始而不肯，神巫力說，奉有神命，非要二女上祭不可，否則，明年便有大凶，實在無法與抗，祇得去向鳳珠商請，鳳珠聞言大怒，問出神巫，尙未向衆宣布，料其膽怯情虛，知道自己，威權太重，萬一堅決不允，失了威信，以後無人畏服，笑告孟雄，你不要急，等我一今夜，自往神廟，向神求情，如其不允，我便答應，孟雄覺着此舉太險，廟在亂山深處，密林之內，地勢險僻，乃全峒禁地，內中養有好些毒蛇猛獸，非得神巫允許，或是春秋兩祭，從無一人，敢於走進，再三勸阻，鳳珠早就派人，探明神廟虛實，執意不聽，並不許孟雄同去，或是被人知道，孟雄受制已慣，鳳珠又說，自帶兩蠻女，獻與神巫，神如不允，任其明日當衆殺死，決無二言，心想，這等作法，不算太犯神規，祇得

罷了，鳳珠立率幾個心腹女兵，連夜掩去，到時，明月還未西沈，那神巫是個年約五旬的苗女，人都當他，從小便隨師父，獻身與神，未嫁過人；終年在密林中，過着獨居生活，廟中還有兩條把守神廟的毒蟒，每次祭神，曾有多人看見，不奉神巫之命，決不傷人，並有許多神怪傳說，如吞刀吐火之類，因此峒蠻對他，奉如神明，畏之如虎，祇一假託神命，無論親生兒女，和多寶貴之物，隨手獻上，從不敢違，實則神巫淫凶無比，老而更甚，林中所藏珍貴之物，堆積如山，並還養有幾個壯年外族苗獠，供他淫慾，仗着蠻人，迷信太深，無人敢往窺探，因此爲所欲爲，無惡不作，鳳珠早有密報，一到便發現神巫，和兩個壯苗，一絲不掛，正在月光之下野合，旁邊堆滿各種酒食，先想殺他，繼一想，這等野蠻風俗，牢不可破，我又是個漢人，聽說以前老神巫，更是凶惡，與其去掉一個，又來一個，還有許多顧忌，換一次人，還要損失大量財物，凶殺好些人命，才能了事，何如將其制服，使知斂跡，不再害人，要強得多，本心又不願看那醜惡之事，便未上前，自帶女兵，暗入神廟，將所養兩條拔去毒牙的大蟒，分別在鉄籠中，尋到殺死，並將平日，用以害人，上面不知染過多少人血的一柄石刀，和師傳法器銅鈴中心的一粒寶石，兩粒人骨所結舍利摘下，再將一柄尖刀，釘在所臥榻上，溜了回來，孟雄越想越不放心，正帶了幾個心腹蠻女，拿着祖傳神箭迎來，準備神巫，如與愛妻作

對，便用神箭，將他刺死，然後偷偷回來，作爲神祖降罰，神箭自行飛出，將其刺死，以免愛妻，因護二女，受那殺身之禍，心正憂疑，忽見鳳珠和蠻女，說笑跑回，大喜迎問，鳳珠不知丈夫，原知神巫鬧鬼，但有許多礙難，和利用之處，不能認真，爲恐害到自己身上，業已着急，但因以前，利用過他，不便明做，準備無事最好，否則，拚出損傷財物牲畜，另請神巫也不使自己吃虧，已有除害之意，因恐明言犯忌，笑答，事情已完，你不用管，也許天明前後，神巫尋我商量，你須避開，不要多事，否則，闖出禍來，我便受害，你願意麼，孟雄知他，智勇雙全，本領又高，能夠化解，自極高興，連聲喜諾，回到峒中，鳳珠便令孟雄先睡，自往靜室等候，密令心腹女兵，分頭守候，並派兩個胆大的，迎上前去，照着所說行事，果然天還未明，神巫便發現鳳珠所留的刀，又將兩蟒殺死，把命一般重的兩樣法器盜去，料知隱祕，全被看破，始而怒發如狂，想用毒針，趕來拚命，但又畏懼鳳珠的本領，就連兩個奸夫同去，也難近身，何況對方手下，還有許多本領高強的女兵，此去祇有送死，萬分惶急中，想起對頭，那大威權本領，殺我容易，隱情又被看破，被人知道，也不妨事，何況本族與別處蠻峒不同，峒主祕藏得有祖傳神箭，無論天大的事，神箭一出，便可任性而行，因此不怕神巫爲難，遇到雙方，爭鬥結仇，或有什事，不可開交，峒主將箭請出，多麼有威權的神巫，那怕當

時向衆毒咒，祇要嗣主，不被空言嚇退，便須俯首待殺，照他都樣得寵，死活全在他的手內，如何這等作法，分明暗中警告，祇不與他爲難，便可講和，再想起鳳珠，平日心軟寬厚，不肯結怨情形，立時醒悟，此外也實無法可想，惟恐夜長夢多，匆匆趕來，迎頭遇見女兵，說是夫人準備香花美酒，正在等他，越知所料不差，到後一看，鳳珠甚是謙和，若無其事，祇說看他薄面，請神恩寬，莫將二女收去，神巫一見房中無人，忙卽跪伏，哀求恕罪，祇要饒他，將法器發還，從此惟命是從，鳳珠才把面色一沈，歷數罪惡，加以警告，並說，我那女兵，都是心腹，並曾折箭爲誓，不會洩漏，你那許多醜態惡跡，我並未對老王說起，祇要從此洗心革面，非但饒你一死，如須財物，也可問我來討，鈴內寶石舍利，均可發還，那柄石刀，是你殺人凶器，却須留此爲質，好在神要二女供獻之事，乃你假造，尙未宣揚，也不傷你體面，如能暗中，聽我調遣，還有好處，我祇不許殺害好人，別的不問，神巫當時驚喜，也頗感激，雙方約定之後，峒蠻見峒中雖然久未用人祭神，年景却是豐收，人畜傷病，更比前少，神巫因不再害人，常得鳳珠好處，也不再懷恨，反說，新夫人，是個福星，得到神喜，上月顯靈，吩咐在此十年之內，祇要不犯神怒，無須再殺生人上祭，但是春秋兩季，必須加上十牛十羊等語，鳳珠地位，因此更加抬高，當日代爲嗣主，全都欣喜，無如獮子野心，五虎垂涎鳳珠美色，

和嗣主地位；見他代做嗣主，妄念更深，幾次討好巴結，沒有成功，圖謀更急，同時，看出神巫，常與鳳珠相見，嗣中已好幾年，未用生人祭神，生了疑心，暗令心腹查探，也將神巫隱秘得去，但因鳳珠和神巫，來往頗密，不敢明來，祇在暗中勾結，常時賄賂，等到雙方交厚，這才引往無人之處，許以重利，並用言語點醒，如肯合謀事成，同享富貴，否則，彼此不利，神巫性本貪殘，雖被鳳珠，制伏多年，因久不曾殺人立威，長年無事，已覺不耐，又因那柄石刀，在鳳珠手內，怎麼好說，也不肯還，祇管得到許多財物，不能似前發威行凶，心甚懷恨，雙方都是惡人，一拍即合，便在暗中勾結，待機而動，鳳珠爲了陪伴丈夫，不似以前，常出走動，雖有不少女兵，對他忠義，鳳珠不願誤人婚姻，年紀一長，隨時遣嫁，除貼身數十個心腹，和未成年的蠻女外，因覺丈夫臥病，又無什事，不須多人服侍，又不出獵，除偶然召集訓練而外，各令回家，無事從不呼喚，下餘女兵，到底年輕，主人又待得好，每日守在身旁，極少離開，嗣中富足，一向安靜，鳳珠大權在握，人心歸附，本沒防到別的，丈夫一病兩三年，心又念着王翼，滿腹心事，未免疏忽，五虎自與神巫勾結，勢力漸大，奸黨愈多，鳳珠一點也不知道，竟被神巫假託神水，下了毒藥，鳳珠原知是假，因見丈夫，求好心切，心想，一碗白水，祇用敬神的香，畫了兩下，連香灰也未落在水中，病人吃了，可以安心，未加

止，不料中了陰謀，孟雄所服毒藥，發作又慢，毫未警覺，等到第二日起，每日腹瀉不止，不消三日，人便衰弱不堪，夫妻二人，均知無救，相抱痛哭了一場，總算孟雄，神智未昏，臨危前半夜，又將祖傳神箭，連幾件寶物用處，仔細告知，並說，我初意，原想立你接位嗣主，免受族人之欺，雖因病勢忽重，不能召集全嗣的人，當衆讓位，好在你已代我做了一兩年，衆人對你，那樣敬愛，又有神箭祕藏手中，決可無事，你年紀輕，本應選一心愛丈夫，但你不喜蠻族，我所深知，照着嗣規，你是我妻，做嗣主決無話說，你如要選丈夫，却非我同族不可，我知你對我忠實，雖愛王翼，並不叛我，如其選他爲夫，你二人均有殺身之禍，除非拚着嗣主不做，才可無事，上月曾聽你說，月信不來，你雖不會生養，到底年輕，如真是孕，生下兒女，在此選夫，再好沒有，如要嫁與王翼，最好等到生養之後，拿此神箭，棄了嗣主，前去尋他，將來却須將我兒女，撫養成人，仗你二人之力，和孟龍父女相助，奪回原位，由我兒女做嗣主，死也感激你了，鳳珠聞言，心亂如麻，一一應諾，孟雄天明身死，鳳珠隔夜，早已命人，召集近支有地位的同族，守在外面，內有兩個老成的蠻酋，並還引到病榻，由孟雄親口發令，命衆推戴鳳珠爲主，五虎也在外面，女兵密報，說他與人，交頭接耳，時發瘳笑，忙亂頭上，鳳珠也未理會，總算事前，有了防備，孟雄病勢一重，便將這幾年打發嫁人的女兵，全

數喊來，以防萬一，奸黨知他利害，幾次想動，均因人心歸附，不敢冒失，鳳珠如其不想嫁與王翼，祇要做上三五月峒主，定必發現奸黨陰謀，將五虎神巫幾個奸黨除去，便可無事，祇爲丈夫死後，覺着此時嫁人，於心無愧，何況死時，雙方曾經明言，蠻族不禁改嫁，祇要照他遺囑行事，便對得住死人，每日盤算，祇等好好安葬，後事完畢，便往碧龍洲，去尋王翼，對於峒主尊榮，毫未放在心上，那知五虎，垂涎多年，妄想人財兩得，先打算乘機發難，後見所結奸黨，人數祇有三分之一，下餘聽說鳳珠接位，到處歡聲雷動，這還不說，最利害是，本人武功極高，手下還有許多女兵，神巫和幾個老年奸黨，也說鳳珠勢強，既不捨將他刺死，想要得人，便須緩圖，五虎因那神箭等傳家之寶，未聽孟雄夫婦提起，這東西向經峒主祕藏，無人得知，照例不許探詢，以爲孟雄，老病糊塗，忘了此事，既想暗中搜尋，祇將神箭尋出，立可按照祖規，任性而行，又想孟雄，臨終以前，曾說鳳珠，業已懷孕兩月，不乘此時，將人得到，被他逃走，也是未來大害，暗殺較易，心又不捨，於是又想由神巫，假傳神命，相助成功，神巫石刀，被人拿去，把柄在人手裏，起初不敢明來，又不便明告五虎，祇得設法搪塞，勸其暫緩，等到黨羽再多，下手不遲，鳳珠居然將孟雄，以蠻禮厚葬，並把老和尚師徒請來，做了好些天的佛事，等到和尚走後，鳳珠派往小金牛峒送信報喪的人，被五虎命人殺死，並

與乃兄寫信，說鳳珠的壞話，打算離間，信未投到，鳳珠事忙，無暇多寫，這日夜裏，想起王翼，沒有信來，派去的人，也未回轉，正在奇怪，盤算心事，忽然心神迷忽，就此睡去，醒來覺着周身冰涼，連打噴嚏，耳聽外面喊殺之聲，睜眼一看，面前除幾個貼身女兵外，還有幾個已嫁過的女兵，天還不會亮透，門外還有兩個尸首，鼻孔裏還聞到一股臭氣，連忙縱起，驚問何故，女兵一面把兵刃暗器，連同乾衣，搶先取過，請其更衣，准備廝殺，一面稟告，昨夜發生變故，五虎爲首，由神巫假傳神命，並做出許多鬼神顯靈的怪跡，說鳳珠必須招一丈夫，否則，不出三月，必有大凶，全峒人畜，均要死亡，並由神巫卜卦請示，由神指定三人，由鳳珠挑選，一個便是五虎，另兩個，均是本峒近支，有地位的同族，年均六七十歲，鳳珠由前半月起，便聽說各處神祖顯靈，明知神巫，妖言惑衆，因想石刀，現在手內，又有祖傳神箭，稍有不合，便可除此一害，心事又煩，沒有理會，不料陰謀發動，當夜先由五虎，暗命心腹同黨，用神巫秘製迷香，乘着夜深人靜，先將鳳珠守夜的幾個女蠻兵迷倒，准備親身上樓，將人擒住，強姦之後，再加威逼，一面仗着神巫之力，峒蠻均已受愚，照例女峒主選找丈夫，又是常事，不會想到別的，等到鳳珠，受迫答應，再由神巫出面，裝腔作態，以假爲真，就此接位峒主，不料那些女蠻女，對於鳳珠，最是忠義，雖因主人，寬厚大意，見夜已深，丈夫

死後，人心悅服，平安無事，無什機心，共祇留了二人服侍，守夜的幾個，又被迷倒，所居都在峒前竹樓之上，來賊不知虛實，那服侍鳳珠的兩蠻女，因見主人，連夜失眠，惟恐有事喊人，都在裏間房內，沒有睡着，天氣又熱，內中一個，偶一探頭，瞥見兩個來賊，一個手上，還拿有一個吹迷香的竹筒，手持鋼刀，腰插鏢箭，私入房中，夫人樓上，向例不許常人走進，又是兩個蠻子，知有變故，一個搶往前房保護，一個便由後面繞出，暗將同伴喊起，三面包圍，掩將過去，來賊也是該死，本定事完，便發信號逃走，因見鳳珠，房中陳設，均是珍貴之物，珠寶甚多，門外被迷倒的蠻女，又都美貌，又貪財，又貪色，以爲自己功勞甚大，妄想混水撈魚，掩進房中，剛將鳳珠胸前，所掛一串珍珠，偷到手內，打算去到外面，一面搶上一個美貌女兵，逃到下面，再發信號，女兵恰由房後看見，縱將上去，大喝有賊，揚手一刀，先將拿迷香的斫翻，另一個也被衆女兵，包圍打倒，一看鳳珠，昏迷不醒，另外還有幾個守夜的女兵，也是橫在地上，不知人事，便向那賊拷問，問出奸謀，身上並還帶有解藥，恨到急處，便將那賊殺死，一面分頭救人，因聽出奸黨，四面埋伏，準備大舉，祇等信號一起，五虎便要帶人趕來，鳳珠素得人心，事前警覺，還好應付，當夜因奸黨，心機周密，連日勾結的人甚多，許多不曾勾結到的，此時均已睡熟，加以鳳珠喜靜，嫌峒人多雜亂，所居是所高

大的樓房，四外山明水秀，花木甚多，風景雖好，人家却是極少，金牛峒地大田多，是片大盆地，峒蠻分居各地，相隔頗遠，除有許多已嫁的蠻兵，因不捨得主人，由鳳珠作主，各分了些田地，就在當地耕種，相隔不過半里之遙，餘者一時難於召集，神巫又與奸黨合謀，勢力更盛，如發緊急信號，又恐奸黨警覺，先趕了來，好些顧忌，祇得分人送信，去喊附近女兵，來此相助，這時鳳珠手下，祇有數十個心腹女兵，人數太少，近年全體峒蠻，都受過鳳珠訓練，互相傳授武功，已非昔比，仇敵人多勢大，先未問清解藥用法，急切間，人救不醒，正在提心吊胆，萬分悲憤，忽有十幾個已嫁女兵，搶上樓來，當頭一個，先取冷水，朝鳳珠頭上潑去，一面令衆女兵，如法施爲，並將餘藥點燃，朝鼻孔薰去，不到半盞茶時，人便醒轉，原來奸黨，深知女兵利害，不易打動，所居又在鳳珠左近，便向他們丈夫勾結，用心已非一日，內有多人，竟爲所愚，準備到時內應，因五虎嚴令，不到時機，不許洩露，直到當夜，得到奸黨密令，快要起身，內有幾個女兵，人最機警，看出丈夫，半夜不睡，有的在準備兵器，心中生疑，問出真情，全都憤激，一面把丈夫管住，責以無良，一面通知同伴，匆匆趕來，將人救醒，因那些女兵，都是貌美胆勇，峒蠻得他爲妻，認爲幸事，個個寵愛，被床頭人一遍，十九悔悟，隨同行動，紛紛趕來保護，內中也有幾個，貪功貪利，不聽妻子之勸，各行其

事，去往賊黨報信的，等到這裏，人還不曾救醒，五虎神巫，已率奸黨，大舉進攻，幸衆女兵，受過訓練，連男帶女，也有三百餘人，樓前地勢又好，雙方動手，沒有多時，鳳珠人也救醒，問完經過，始而急怒交加，一尋石刀，業已不見，料是前夜神巫來此討好，不知怎會被他發現藏處，乘機偷去，幸而那枝神箭，是個鑲有寶石的半段銅箭頭，長才數寸，丈夫死前，再三囑咐，一旦遺失，便有殺身之禍，一直放在貼身錦囊之內，未被偷去，匆匆換好乾衣，趕往樓前一看，雙方惡鬥方酣，猛一轉念，奸黨無非想做峒主，我就此讓位，去尋心上人，等生了兒女，再作打算，豈不是好，何苦多傷人命，忙即走往平台之上，命把守崖坡的女兵，用弓箭鏢矛，注定下面，傳知敵人，命人上樓講和，互相停手，不許再打，否則，便發信號，召集全峒的人，各憑人心所向，拚一死活，五虎等奸黨，見陰謀未成，惟恐鳳珠，就此成仇，當衆宣佈罪狀，吉凶難料，聞言正合心意，先還不敢自去，後來神巫狡猾，又料石刀偷回，鳳珠不敢殺他，上樓講和，鳳珠提出，讓位無妨，但是當夜動手的人，無論男女，均要好黨，折箭爲誓，祇許發往碧龍洲爲奴，永遠不許傷害，從此小金牛峒，便歸自己管轄，與老峒脫離，身邊的人，連同衣糧等物，均要帶走，不許作梗，五虎還想連人留下，不料神巫，得了鳳珠賄賂，祇要放他，好好起身，願將峒中所藏珠寶金銀，送他一半，業已當面折箭爲誓，巴不得

能够成功，便向五虎暴跳，說你不是我相助，那有絲毫指望，我祇和夫人一起，你們一個個休想活命，最後鳳珠，又命人傳話，稍有違背，便將全樓所藏珠寶金銀，貴重之物，一火而焚，然後與他決一死戰，五虎被迫無法，勉強答應，照樣立下重誓，鳳珠也是一時疏忽，以為豺狼不可同居，急於起身，忘了神巫，利令智昏，雙方均未想到假託神靈擇婿之事，匆匆商量，全體峒蠻，也紛紛趕到，奸黨原有準備，一面命人，分頭告知，說請夫人招選丈夫，來此請命，不料與女兵，發生誤會，傷了數人，如今夫人。業已答應，十日之外，再行取決，不過思念老王，心中傷感，打算帶了女兵，出山遊玩，並令五虎，代為嗣主，等他回來，選好丈夫，跳月成婚，蠻人愚蠢迷信，早經神巫，暗中傳佈三個應入選的，未來丈夫，由他挑選，五虎年紀最輕，人又能幹多力，以為鳳珠，看中了他，竟被哄信，鳳珠急於往外尋人，也未多說，祇當衆宣佈，要出山一遊，在自己未回以前，由五虎暫代，幾時回山，便須退位，別的全部未說，一面命女兵，把住樓前，不許奸黨入門，祇將幾個老成公正的人，喊到樓前，囑咐了幾句，匆匆進了一點飲食，備好乾糧。自帶貼身數十個女兵，和必須的衣糧兵器，以及送與孟龍父女的禮物，先不說起身時候，祇將神巫，和有限幾個奸黨留下，以備交代，並告衆人，思念老王，心中悲苦，自己說走就走，無須奏樂歡送，等人遣散，候到黃昏將近，一切暗中準備停

當，馬也喂飽，一聲下令，衆女兵早就整裝待命，立將行李，放向馬上，分別騎了去，同抄小路捷徑，往小金牛峒進發，不料五虎，早在暗中，密令死黨，埋伏小金牛峒，入口危崖一帶，業已先到，本人尚在左近，等人一走，立將神巫喊下，說你假傳神命，夫人一去不歸，如何交代，神巫這才想起峒蠻都當鳳珠，是大福星，昨夜又會動手，一旦陰謀洩漏，衆人知他，被迫逃亡，必不甘休，方才又會折箭爲誓，心慌情急，轉向五虎求救，五虎冷笑說道，夫人萬走不得，我們雖曾折箭爲誓，祇說好好放他起身，不與作梗，並未說到別處，我已命人，埋伏中途，如肯照我所說，作爲全峒的人，請他回來，成婚之後，再出遊玩，我二人祇在暗中指揮不要上前，有什相干，神巫被迫無法，祇得依了，一同趕去。

四 森林中的危機

鳳珠剛進由口，便遇埋伏，因見對方人多，五虎神巫，又不在內，先和他們好說，後來看出不對，女兵一衝，便動起手來，打了些時，前面敵黨，趕來合圍，五虎神巫，又領了許多蠻人，隨後趕到，三面包圍，鳳珠祇帶了五六十個女兵，寡不敵衆，心正萬分悲憤，忽然瞥見五虎神巫，立在側面高坡之上，旁觀不動，互相指點說笑，面有喜

容，知其背信違約，暗中鬧鬼，心中恨極，便由人叢中，衝了上去，鳳珠素得衆心，追他的人，多半受愚，奸黨又奉有密令，不許傷他，祇四面圍住，不令過去，便手下女兵，也沒有傷幾個，如非想將這些共心腹的女兵，一同帶走，要是孤身一人，誰也不會當作敵人看待，真用暴力攔他，所去又非逃路，容易易，便衝到坡上，祇一到，便將神巫擒住，五虎見狀大驚，一面逃竄，正要命人搶救，鳳珠業已縱身下馬，同行女兵，也有幾個，跟踪趕到，各用兵器，將五虎圍住，不許走動，把神巫綁了起來，下面奸黨，吶喊上前搶救，那些受愚而來的峒蠻，也同聲急喊，要放神巫，鳳珠原因孟雄嚴囑，神箭祖傳之寶，不是萬分事急，不可取出，更要防他遺失，被人偷去，便是大害，你如往嫁王翼，後任峒主，定必拚命作對，千方百計，將他取回，便別族蠻苗，知道此事，必生心竊奪，能夠不用最好，因此先未提起，後見事急，手下女兵，又有幾個，被人擒住，一時情急取出。先按峒規，止住下面諸人喧嘩，再命幾個年老一點的走上，先將神箭與看，然後當衆明言，神巫罪惡，如其不信，可以分人去往神廟查着，自知虛實，今日我照神祖遺命，決計用此神箭行罰，將這妖巫殺死，以洩我恨，我雖離開你們，將來仍要回來，但這妖巫却是容他不得，說罷，使用神箭，將妖巫刺死，把尸首命衆帶回，火燒祭神，五虎以爲鳳珠，也要殺他，自是胆寒，一看上來，那幾個人，一半是他同黨，

便喊一個過去，令向鳳珠求情，情願真個講和，並說，衆人追來，實是想請他回去，並無他意，執意不肯，那也無法，不過事已發動，全體鬪鬪，都不捨得他走，祇要鳳珠答應，從此各不相擾，來人由他設法退回，立可無事，鳳珠原因蠻人迷信固執，不可理喻，心想，此時神箭在手，殺他容易，但非回去不可，還有那些女兵，都是從小相隨，貼身心腸，如其破臉，決難帶走，便和五虎約定，將被擒的女兵放下，馬匹行李，全數尋回，從新整理，並要五虎，和五個爲首奸黨做押頭，空身護送，等到自己上崖之後，方許回去，五虎迫於無奈，全都答應，心中却生毒計，先令奸黨，向衆宣說，峒主現往小金牛峒查看，住上些日，還要回來，命衆暫退，一面查點人數。同來女兵，祇有兩人，重傷身死，六個被擒，下餘祇剩三十七名，另有十多人，在雙方混戰時，因其傷人太多，激動衆怒，紛紛上前拚鬥，衆女兵寡不敵衆，被迫逃竄，逃到另一面森林邊界，剛由一根獨木橋，棄馬步行，逃將過去，後面追兵趕到，正要過橋，對岸忽然跳出一個怪人，和許多猩猩，將獨木橋折斷，無法過去，等了一會，有兩個女兵，忽然跑回，隔崖手指衆人大罵，說是祇敢傷害峒主一根毫髮，不久便和小金牛峒的人，趕來問罪，凡是今日動手的，休想活命，聽那意思，似和怪人相識，說完，又往對崖密林中跑去，對崖林深箐密，形勢深險，無法飛渡，林中又有大片異嘯之聲，聽不出是人是獸，不敢窮

追，退回不久，鳳珠無法，惟恐夜長夢多，匆匆帶了殘餘女兵，押了五個奸黨，趕到小金牛峒，入口危崖之下，先將所帶行李，用飛索繩將上去，再將人分成兩起，一半先上，把住崖口，傳令守望的人，一同防禦，再將奸黨，吊到半崖，然後全數棄了馬匹，相繼援上，朝奸黨怒罵了一頓，剛剛放落，遙望來路敵人，已由草樹叢中，輕悄悄掩將過來，舉高臨下，看得畢真，料知奸黨，還有別的陰謀，無奈人已放落，正用神箭，命崖口守望的人，燒斷飛索飛橋，不許一人走上，五虎等奸黨，已在下面，暴跳咒罵，同行女兵，氣他不過，正取暗器要發，忽見一個披頭散髮，貌相醜怪，形如惡鬼的女妖巫，飛也似滿地打滾。連縱帶跳，由來路樹林中趕來，五虎等奸黨，一見大喜，忙即迎上前去，鳳珠從未見過，先未在意，幸而守崖蠻兵，多是鳳珠所救犯人，感他恩德，知道來人，是個老妖巫，乃所殺神巫之師，據說年已過百，以前因在峒中，作威作福，連孟雄均常時受氣，被他挾制，後來不知何故，孟雄忽然單人前往尋他，次日回來，老妖巫忽說，要往別峒，行道降神，命徒弟繼爲神巫，由此一去不歸，已有十餘年，這老妖巫，天性凶殘，他那神台，常時均要染上人血，他才高興，更是險詐，力大身輕，動作如飛，並會吞刀吐火，降神放鬼，種種邪法，幾次說起，峒主不聽神命，不久必死，最後一次，公然說要孟雄本身祭神，由他另選峒主，比時，衆人均覺峒主，不久必爲所害，隔不

兩日，神巫反而他去，後來才知那遺失多年的一枝神箭，竟被孟雄取回，妖巫已被逼走，時時曾發惡誓，怨毒已深，今日不知怎會尋來，與奸黨做了一起，此是遠近八十多處蠻苗，最怕的一個大凶人，揚手便可制人死命，鬼計邪法，多得出奇，防不勝防，千萬不可與之對面，請鳳珠急速趕往小金牛峒送信，這種危崖千尺，妖巫敵人，決上不來，又有這枝祖傳神箭，敵人如來，我們有話回答，暫時也可無害，此後却須隨時小心，那枝神箭，關係重大，更防妖婦鬧鬼偷去等語，鳳珠知道守望蠻兵忠義，再看下面奸黨，業已趕到，五虎和妖巫，業已見面，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，敵人全都憤怒如狂，搶先喊殺過來，與方才遇敵時，專一攔阻，並不爭鬥的情形，迥不相同，想起丈夫死前，更說生平有一強仇，凶險無比，幸而失蹤已久，多半老死在外，你將來做了峒主，對於此人，務要戒備，雖有神箭，能夠制他，但他凶狡已極，鬼計更多，各峒蠻苗，均極信服，如與相遇，吉凶還是難料，問他姓名，却變色搖頭，答以但盼仇人已死最好，事前還是不要提他等語，聽蠻兵所說，定是這妖巫無疑，心中一驚，留下一半女兵防守，便趕了來，沿途訪問，均說王時二人，早已娶妻，快要兩年，心想前三月，還常接王翼來信，歷敘相思之苦，甚是情深，又知他們，都是罪人，見了峒主父女，連話都不敢說，常年在外，輪值守望，家也在此，人都不曾見到，必是再興，娶了蠻女，傳聞有

誤，並非真事，雖然不信，畢竟有點疑心，決計冷不防趕去，看明再說，沿途傳令，不令通報，這一來，人却吃了大苦，隨帶馬匹，已在崖下棄掉，共總四十多人，留了一半在崖口，相助防守，所帶衣物糧食又多，山路崎嶇，跋涉艱難，不似以前，兩次避暑，有人接送，連走了兩天，還未走到，末一天雖有十多個蠻兵相助，女兵挑擔，途中又遇大雨，山洪暴發，跌傷了好幾個，連經奇險，受了許多痛苦，方才趕到，後與衆人相見，上藥飲食之後，倚坐榻上，說出來意經過，雖未明言心事，王時二人自然一聽而知，王翼心中有病，想起對方，爲他死裏逃生，受盡折磨，更是無地自容，正想不起說什麼話，稍爲示意，猛龍自從聽說妖巫出現，面色立變，聽完，呆了一呆，起立慨然說道，那妖巫實是利害，我幼時逃來此地，也是受他的害，如非叔爹，大力解救，早爲所殺，我的仇恨更深，無奈妖巫，力大如虎，又會法術，無可奈何，叔娘大恩，便沒有祖傳神箭，我父女，也必對你忠心，與之一拚，何況叔爹已死，叔娘來此作主，每年已無須再向老峒進貢，又有好些有本領的女兵帶來，入口危崖，決難飛渡，祇將森林那面，小心命人把守，暫時決不怕他，叔娘放心好了，蘭花接口問道，這片森林，雖是一片整的，中間有一大段，從來無人通過，深入的人，不是迷路傷亡，便是失蹤，各路採荒的人，都有一定地界，便是我們，也至多走進五六十里爲止，再往前去，非但險阻橫生，

步步危機，更有許多毒蛇猛獸，飛蟲之險，最利害是那成千成萬的小飛毛蟲，遇上便和暴雨一般，往人皮肉裏鑽，死也扳不出來，晃眼佈滿頭面，腫起好幾寸高，雖不似黑蟻那樣凶惡，毒氣更重。一被撲中，決難活命，又細又小，目力決看不出，毒蚊毒蠅，也極利害，無論是由何路來此，少說也有三四百里，這些年來，我曾細心查看，決辦不到，怕他作什，孟龍笑道，乖娃，那知老妖巫的利害，實在神出鬼沒，防不勝防，這狗婆娘，雖然年老，還是當年那樣驕狂，知那神箭，關係重要，如被奪去，便可爲所欲爲，無人能制，何況他門人，便是他的女兒，又爲叔叔所殺，仇恨更深，這裏財富，他所深知，和我又是對頭，早晚必來侵害，休看森林奇險，地方太大，危機四伏，不易通過，想要攔他，恐還未必，可恨兄弟五虎，我對他那樣好法，他却没有良心，還想害我，如今做了峒主，又與妖巫勾結，見我不納歲貢，叔娘一來，平日陰謀，全數敗露，也決放我不過，不出數日，必能得到信息，你祇命人，留意森林那面，多派些人防守，等有消息，再作打算，明日天晴，便請叔娘做峒主便了，鳳珠原恐孟雄與五虎，是親兄弟，萬一事齟，有什勾結，心中還有一些疑慮，聞言寬心大放，極力推辭，說自己對於人世上的榮華，業已灰心，能得在此，度這後半身的淒涼歲月，不受惡人侵害欺騙，於願已足，並且這裏的事，也管不來，蘭花智勇雙全，管得極好，叫我來做峒主，非但無益

反而有害，我也煩心，孟龍知他意誠，也就不再勉強，談了一陣，孟龍見鳳珠疲倦，知其途中勞乏，首先辭出，再與跟着提議，請鳳珠睡上一會，稍爲靜養，蘭花等也同聲相勸，並要在旁服侍，鳳珠說是無須，問知同來女兵，已有三人，一到先睡，業已睡了兩個時辰，剛吃過飯，便令蘭花轉告，令其進房作伴，蘭花領命，還未走出，已有幾個女兵，相繼走進，鳳珠臥室，偏在樓後一排房甚高大，蘭花知道所用女兵，貼身心腹，平日守侍不離。主僕情份極深，雖在別處，尋了臥室，又將後樓，勻出三間，已備他們平日起居待命之用，又恐鳳珠，要人陪伴，並在前後房中，多添了幾張竹榻，衆女兵俱都馳心主人傷處，幾次要來看望，聽出賓主數人，正在密談飲食，本身又是飢疲交加，祇得中止，稍爲分別飲食歇息，將受傷同伴，招呼臥倒，把人分成兩班，趕來探望，就便服侍陪伴，鳳珠見他們，一心一德，棄了父母家人，不計死生安危，終始相從，遠投蠻荒，無一離去，比起王翼這樣薄情男子，真好得多，心中一酸，又幾乎流下淚來，忙即忍住，強打笑容，互相問了幾句，便令分在前後房榻上，安臥養神，並請衆人自便，再與看出他、中懷悲苦，借着取還旁邊不用的竹枕，側顧王翼蘭花，業已走出，忍不住低聲說道，姊姊千萬保重，鳳珠見他，突然之間，說了一句，底下便說不出來，二目似有淚光，心方奇怪，猛一抬頭，姬棠正立在再興的身後，秀眉微蹙，望着再興，也似有什

心事，心又一動，隨口笑道，多蒙二弟盛意，我真感激，難得你有棠妹這樣佳耦，望你夫婦，相親相愛，同偕白首吧，姬棠忽然接口道，以前難女，雖感夫人恩義，尊卑懸殊，不敢十分親近，今日之會，當初決想不到，意欲陪伴夫人，在此服侍，不知可好，鳳珠不知姬棠，另有用意，見蘭花由外走回，恐二女都不肯走，彼此不便，再三推謝，再與一時疏忽，沒想到姬棠，立在身後，深悔方才言語冒失，心中的話，雖未出口，這樣舉動，難免使他誤會，便在一旁，故意說道，客去主人安，姊姊有這幾位姊妹陪伴，我們不必在此驚擾了，二女祇得隨同辭出，王翼方悔，不該走出太快，恐鳳珠怪他情薄，不如外人，又恐蘭花多心，言動之間，均要留意，不便再回進去，心正遲疑，三人業已走出，蘭花笑問，你今日爲何不大起勁，莫非昨夜沒睡好麼，王翼見他，說笑自若，並未生疑，方始心定，再與便說，夫人長路勞乏，必要養息半日，我們何不也睡上些時，萬一夜來，天好月出，夫人醒後，一同賞月談天，豈不是好，蘭花首先贊妙，四人分成兩對，各自回房，姬棠雖未照着蠻俗，與再興正式成婚，對外早有夫妻名分，蘭花生子之後，又強將二人臥室，併成一間，再興對他，雖是同室異夢，連床都不同，人却十分看重，憐愛周到，先還常時勸慰，想再等上一兩年，設法送他回轉故鄉，另覓佳耦，姬棠始而婉言謝絕，再說，不是微笑不答，便是我願意和你做一世名色夫妻，決不

離間，你如要與別人做真夫妻，却是不行，我也知你，心中有人，祇要愛在心裏，不與人家，結爲夫婦，我也不問，再興拿他無法，姬棠又是那麼端靜自然，背人之時，除却自己憐他處境，稍爲溫存勸慰，從未糾纏，也無一句怨望，由不得越來越生憐愛，雖無夫妻之實，互相體貼關照，無微不至，祇比尋常夫妻相對，更加恩愛，姬棠已早探明他的心事，因守前約，從不詢問，等同回到房中，見再興不似平日，說笑高興，橫在床上，面有悲憤之容，知爲鳳珠而發，坐在旁邊，呆了一陣，忍不住拉住再興的手，問道，興哥，你莫要代人抱不平了，你這樣癡心熱情，他恐怕還不知道呢，再興始而強笑不答，隔了一會，忽然仰面說道，棠妹，你是我平生惟一知己，彼此雖是名色夫妻，情份勝過骨肉之親，我的心事，想也知道，你能信我，便有一事相煩，姬棠笑答，我怎會信你不過，祇不違約，無論何事，我都答應，再興不知所居後房新住女兵，雙方祇隔一層板壁，脫口說道，我便是恐你萬一疑心，方始說明在先，我對姊姊，雖是一見傾心，相思刻骨，但我決無他念，以前爲見峒主年老，他太年輕，還曾有過夢想，後來看出他對大哥有情，大哥對他，也極顛倒，從此灰心，後蒙棠妹相愛，我因他的聲音笑貌，橫互胸頭，情有別鍾，不願誤你，你又不肯聽勸，暫時雖是兄妹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，每一想起，心便不安，已然答應了你，我如真能拋棄成見，除你之外，更無二人，

今生我雖愛他，勝於性命，決無絲毫雜念，能與日常相聚，已是萬幸，如有別念，休說對你不起，便對大哥，也是慚愧，何況姊姊，爲人端正，不是大哥用情勾引，也無今日，男女相愛，須由本人心願，出於自然，不應絲毫勉強，如因大哥薄情，乘機取巧，便能得到他的情愛，人棄我取，有何意思，對他也是看輕，這一層，祇管放心，不過姊姊，連經傷病，心情萬分苦痛，還在其次，最可慮是，大哥心情不定，他二人情好在前，一面自覺無以對人，難免乘隙求恕，格外殷勤，女子大都心軟，漢俗多妻，一個餘情未斷，難免生出事來，姊姊又比蘭花，美貌溫柔，容易使人心醉，雙方一個把握不住，立鑄大錯，就是沒有私情洩漏，男女之間，有了情愛，最易露出破綻，蘭花那樣情熱，性情剛烈，稍爲看破，決不能容，姊姊雖是老峒主的夫人，今非昔比，孤身來此，無異寄人籬下，如非平日人好，有恩於人，照方才所聞，那枝神箭，用處雖多，帶在身邊，被人知道，一個不巧，反有殺身之禍，此時隱情未洩，主人自然待若上賓，一生仇隙，立足皆難，這裏蠻荒異域，他一女子，身邊祇有數十個女兵，豈非危險已極，休說他是我心頭最愛的人，便是以前救命之恩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爲此請棠妹，體諒我的苦心，隨時暗中相助，一面和他親近，一面暗中和我，分頭防備，不使他和大哥接近，以免兩誤，我雖對他，時刻用心，決不做那誤己誤人，負心之事，你如信我得過，更感激

不盡了，姬棠也另有心計，早就聽出隔壁蠻女言動之聲，因再興心中有事，不曾留意，後一開口，隔壁便無聲息，料被女兵聽去，先想告知再興，繼一想，再興癡得可憐，這等熱愛，看對方方才神氣，果與所言相同，並不知他苦心，實在冤枉，這些女兵，均是鳳珠心腹，率性讓他聽去，借此查探雙方心意，豈不也好，便未開口，聽完笑道，你那片面相思的心上人，休說你弟兄，連我也是愛極，你大哥真不是人，所料一點不錯，我看你癡得可憐，方才所說，大家都好，我也愛你如命，祇你願意，全都聽命，不過我和你，心思不同罷了，再興最耽心是，鳳珠逃亡來此，人又極美，王翼和蘭花結婚，爲勢所迫，出於不得已，並非本心，對於鳳珠，形跡上雖然負心，仍是念念不忘，以他爲人，決不能就此斷絕，一旦死灰復燃，由愧悔勾動舊情，再通情愫，女的心腸稍軟，立刻闖出禍來，難於收拾，爲想暗中設法，保全鳳珠，釜底抽薪，使雙方斷絕前念，相機分別警告勸說，永爲朋友之好，免得發生悲劇，兩敗俱傷，無奈自己雖然愛極鳳珠，對方並不知道，如與親近，既恐王翼多心，又恐鳳珠，文君新寡，王郎薄倖，悲苦失望之餘，爲自己至情感動，同墮情網，不能自拔，既對不起王翼，更對不起姬棠，照樣難免生出事來，對於鳳珠，也非所宜，想來想去，祇有姬棠，人既溫婉美慧，又識大體，謹細明白，鳳珠也頗愛他，如能由其隨時留意，暗中化解，非但減免未來危機，還不至於洩漏

隱情，先還恐他多心，不料滿口答應，心更感動，強笑答道，我真對你不起，底下還未出口，姬棠已伸手將嘴按住，笑道，你老是那一套，不要說了，我深知你的心事爲人，你決不會對我不起，你却要留神，我將來還報呢，再興不知姬棠，聰明絕頂，早看出他爲至情感動，問心不安，照此下去，早晚消除成見，所說有因，當時也未在意，祇覺姬棠，溫柔靜好，樣樣情投意合，引人憐愛，再一想起，平日假夫妻相對情景，老大過意不去，就勢把手握住，往回一拉，笑道，我們今生，反正一個不嫁，一個不娶，今天實在氣悶難過，姊姊夜來醒轉，難免寂寞，主人也許還要歡宴，他又有傷未愈，我對他又無法盡心，我們同睡些時，睡足起身，夜來陪他長談如何，說時，姬棠已跌在再興懷裏，聽完，嬌笑道，我和你做了兩年假夫妻，共祇和衣同睡了三次，你要我陪你同臥無妨，如其心想別人，拿我替代，你却對我不起呢，再興見他，柔肌如雪，體態輕盈，嫣然巧笑，嬌媚已極，二人雖是同居一室，這樣親近，尙是初次，人非太上，情不自禁，在他額上，親了一親，笑答，我無他念，棠妹不要多心，此時心亂如麻，說不出是什麼故，我們把眼閉上，就這樣睡吧，姬棠笑說，這樣睡不舒服，隨將枕頭理好，外衣脫下，取過一床夾被蓋上，二次臥倒，再興經他整理之後，舒服得多，又難得嘗到溫柔之樂，覺着滿懷溫玉，別有一種情趣，剛起一種微妙感覺，忽然想到鳳珠救命之恩，人是

那麼可愛，自己用盡苦心，將來能否平安無事，長年相聚，這時臥病房中，不知如何悲苦，心裏一難過，偷覷姬棠闔攏秀目，安穩而眠，知其不會睡着，不願擾他，也將眼閉上，胡思亂想了一陣，微一迷忽，也就睡着，醒來覺着身邊無人，睜眼一看，姬棠人已走出，樓上燈光甚明，風雨已止，剛坐起身，蠻女么桃，端水走進，忙起洗梳，笑問姬棠何往，么桃答說，主人剛睡不久，老峒主便接敵人來信，要將老夫人獻出，語多恐嚇，並說，妖巫老神婆，業已回峒，說老夫人有惡鬼附身，老王是他毒死，那枝神箭，也是假的，老峒主必須將他連箭獻出，並將上年所得犀牛香蟒，全數充作本年歲貢，否則，殺進山來，雞犬不留，老神婆法力高強，手下有許多惡鬼凶神，休看飛橋斬斷，無法上來，他由森林那面，一樣可以進攻，限令十日之內回信，把人和歲貢送去，違令必死，老峒主因此一來，雖更證實五虎以前對他陰謀毒計，但知妖巫凶毒，言無虛發，心中憂急，拿着敵人用來示威的竹筒，正在為難，我趕往峒中撞見，趕回送信，密告主人，二娘正由房中走出，一同趕去，因來人說，老峒主如不相信，可將竹筒，朝地一擲，必有凶神顯靈等語，誰都不敢妄動，不料二娘小時，聽他父母說過，認出那竹筒，藏有一種特製煙火，也許內中還有迷香，所以來人才說，竹筒一破，定必有人，被凶神將生魂抓去，要過一日夜，才肯放回，所做惡夢，全是真事，凶神隨同火光出現，老犬

王必須迎風跪拜，或者可以無事等語，其實全是鬼計，人立下風，必爲迷香迷倒，人心一亂，自然害怕，不敢抗拒，如其料得不差，內中還有機關，並說他父生前，還想借託鬼神，脫身逃回，曾按姬家苗秘傳之法，製成兩個竹筒葫蘆，祇缺少一種藥草，和一種硝粉，照樣也能發出火光，看去像個人頭，飛起嚇人，也許還可試驗，忙先回來，將竹筒葫蘆取去，當衆試驗，祇葫蘆因爲年久失效，無什奇處，竹筒剛一點燃，便是一蓬藍光，湧着大小七八個形似惡鬼頭的血影，相繼飛起，跟着將那竹筒劈碎，兩下對比，果然大同小異，二娘惟恐毒重，不願用人試驗，把新打到的小野豬綁好，放在下風，把那藥粉一點，當時暈倒，內中好些黑藥片，經火之後，化爲一團團的血烟，滿地亂竄，這便是妖巫所說的凶神，老嗣主這才看出妖巫邪法，全是假的，但是不可不防，因危崖那面，無法上來，又有女兵，相助防守，連這來人，均由好些套索，連在一起，方始吊上，知其奉命而來，不能怪他，主人恐其洩漏虛實，也未放回，他本人也正好不願回去，就此留下，祇將野豬，縋與崖下守候的敵黨，告以這裏，也有一位神巫，比他本領更大，因來人口出不遜，用法力將他變成野豬，別的都沒有提，主人二娘他們，正在召集各路領頭的人，商計應付之策，今夜月雖未圓，天氣甚好，老夫人如能下床走動，也許還要備酒賞月，遊湖看花，聽說後日等他傷勢全好，嗣主還要率領全嗣的人，爲老王

設靈祭奠，爲老夫人接風，夜來跳月，快樂一宵呢，再與早料五虎等好黨，不肯甘休，聞言，知道鳳珠，難猶未已，小金牛峒，從此也必多事，雖仗山高路險，前有百丈危崖，後倚太古森林之險，但是這類妖巫，凶險無比，所居都在林野荒僻之區，森林中的形勢，多半知悉，他那邪法，雖不可信，至多會點吞刀吐火的幻術，仗以欺騙無知蠻苗，不足爲奇，對於林中毒蛇猛獸，必有防禦之法，加以形踪詭祕，出沒無常，蠻苗又都迷信，既說此言，早晚必由森林那面來犯，心中憂疑，便問這裏的人，可是怕那妖巫，夫人已否知道，么桃答說這裏的人，都畏鬼神，尤其本族自己人，前在老峒，見過妖巫的甚多，深知他的利害，先連峒主，和那幾位年老的戶長，俱都驚慌，不是感激老夫人恩義，痛恨奸黨，換了別人，便不真個獻出，也必不敢容留，所強討的許多貴重之物，更是不敢絲毫抗拒，祇有二娘，和王大爺不怕，一二娘並向衆人分說，妖巫真有神通，爲何連那入口危崖，都無法走上，照他所說，必是隱藏森林之中多年，尋到什麼祕徑，因爲峒中，地方太大，妖巫踪跡詭祕，所以採荒的人，不會看出，他却暗中鬧鬼，故示神奇，這類妖巫，從小便受師長訓練，下過苦功，學了許多障眼法，能用極少火藥，放出大片火光幻影，日常無事，又有師傅祕方，會採各種抵禦蛇獸和迷人的草藥，更善鑄煉毒藥，帶在身上，好些毒虫蛇獸，聞風遠避，比較常人，容易通行，加以由小

到老，無論多麼淫凶驕狂，所練各種苦功，從無一日間斷，練時不令人知，身邊照例要養幾種最凶毒的蟲蟒毒物，或是各種惡蟲，用來害人，所居多在荒林幽谷，陰暗奇險之地，從無人敢走近，因是無人看破，各峒蠻苗，又太迷信無知，一向奉如神明，任憑殘殺搶奪，不敢絲毫倔強，年紀越老，這類本領越高，性也格外凶殘，無論大小苗峒，均有這類妖巫爲害，無人醒悟，聽父母說，我們姬家苗，人最文弱，昔年受妖巫的害也最深，後因有一少女，因情人變心，投崖自殺，不料下面，有一妖巫隱居，他們最怕的是洩漏機密，輕易不收門徒，所傳都是與人野合的親生子女，從小便照祕傳訓練，養成凶殺之性，翻臉無情，也最能耐勞苦冷熱，越是狂風暴雨，山嵐毒霧之中，他越出來走動，和鬼一樣最喜聰明美貌，而有胆勇的少女幼童，妖巫並無子女，本有一個心腹門人，忽因一時疏忽，所養大蟒，突然發瘋，將他絞死，年又衰老，孤身無伴，見那少女，悲憤投崖，能捨生命，一時投緣，將人救下，問出來歷，越發高興，便令罰了惡誓，收爲門人，少女人甚機警，得知隱祕之後，先不願助紂爲虐，爲惡害人，無奈當地，危崖千尺，不知上下祕徑，無法逃走，又知妖巫凶毒，雖然年老，力大身輕，被他看破，必遭慘殺，既一想，我已無心人世，何如拚着受苦，照他所說，把所有本領，全數學會，等將妖巫的隱祕學會，日後當衆洩露，使本族中人，不再迷信，受那長年侵害，主意打

定，非但不肯逃走，反因妖巫，救過他性命，把報恩除害，分成兩事，平日甚是恭順忠
心，妖巫因他年長，還不放心，上來連用陰謀試探，故意虐待毒打，再故意放他逃走，
少女早已看破他的用意，毫末試出，因此越發寵愛，在崖下一住好幾年，把妖巫祕傳，
全都學會，幾次要走，均因妖巫，老病衰弱，末兩年已不再出去害人，心想守他老死再
走，妖巫因覺自己，衰老多病，難得出去作威作福，恐失聲望，又想造成愛徒地位，事
前假託神命，帶他出去，在人前賣弄了兩次障眼法，因其貌美聰明，青出於藍，大得苗
人信仰，後來病倒，幾次強逼他去，常時推托恩師有病，須人照料，不肯離開，內有兩
次，被逼無法，雖然出去，也是一轉即回，命他向衆需索的財物，也祇隨口搪塞，毫無
所獲，暗中設詞試探，仔細考查，忽然醒悟，不由大怒，竟由病榻掙起，想用毒刀，將
他刺死，掩到洞外一看，少女正在洞前石上，焚香告天，望他病好，並將費盡心力，採
來的草藥，仔細熬煉成膏，想爲他醫那毒瘡，不知少女，近日見他，目隱凶光，自知失
言走口，露出破綻，一半見他毒瘡苦痛，想起平日情份，盼他收口，少受罪孽，一半也
是故意做作，暗中原有準備，真個要下毒手，便用手中藥刀招架，將其推倒，脫身而
去，妖巫却當是真，立被感動，再一回憶平生所爲，發現天良，丟了毒刀，坐地盤問，
少女知他無能爲力，也不隱瞞，明言心事，並勸他在死前，懺悔罪惡，由自己將來，代

他積善恕罪，妖巫非但不怒，反更感激，除將幾種未傳授的手法，詳細告知，並將祖傳一本手抄的祕訣，取出相贈，還有好些最珍貴的特效靈藥，也一齊交與少女，等到說完，忽然向天悲鳴了兩聲，回刀自殺，少女照他所說，葬了師骨，回到苗墟，上來仍做神巫，專門爲人治病，仗着師傅那本祕訣，藥方甚多，無不靈驗，十病九好，人又溫和，向不害人強索獻納財物，作威害人，非但本族苗人，敬若神明，遠近各苗墟，也都對他，敬愛已極，他見人都信服，便廣收門徒，將那許多藥方，儘量傳授，門人知他妖巫嫡傳弟子，妖巫生前，曾說他的法力更高，從未見他施展神通，均想傳授，再三請求，少女令衆先將行醫製藥之法，學成再說，又過兩年門人越多，連外族拜師的，也有不少，忽然訂出日期，說要降神顯靈，因其盛名遠播，人又絕美，雖未作威作福，遠近蠻苗，均當他神仙看待，當時轟動，不遠千百里，紛紛趕來，人數有好幾萬，內中並有好些傷病的人，少女師徒，先爲人醫傷治病，蠻苗體格強健，所有傷病，多半蛇蟲之毒，再不，便是染了瘴氣蠱毒，乃師所傳靈藥，最是拿手，事前又有大量準備，門徒又多，原定前兩日，爲人治病，就此二日之內，病人不是片刻之間，腫消毒去，便是逐漸結痂復原，藥本靈效，人又對他信仰，好得更快，最神奇是，被毒虫毒蛇咬傷的人，都是傷口烏黑紫脹，流着毒水，苦痛哀號，求死不得，等到藥粉洒上，當時清涼，痛癢如失，

跟着，再用清水，沖洗乾淨，敷上藥膏，眼看腫退，皮膚變色，一點沒有做作，是他門人，全都能醫，不似別的神巫，還要披頭散髮，亂吼亂跳，鬧上許多花樣，才肯下手，病好了，說是神力，如醫不好，便說將神得罪，照樣送命，還要獻上許多財物，蠻苗雖極迷信，到底也有人心，自更感激尊敬，到了第三日夜裏，親身顯靈，將師傅各種幻術，全數施展出來，一時烈火青蓮，神頭鬼面，毒蛇猛獸，相繼出現，末了又親自吞刀吐火，在亂刀尖上，赤脚行走，等到天明，萬千蠻苗，全都拜伏在地，歡聲如雷，信仰畏服，到了極點，方始命衆席地而坐，把先準備好的酒肉，分別犒勞，並將衆人獻納的財物，堆在一起，說我師徒，爲人治病，得點酬謝應該，但是不須許多，因是你們自願，盛意難却，我也不便推回，今將他和在一起，我師徒祇取兩成，下餘仍還分送你們，由我這二三百個門人，按人分送，不知大家，心意如何，衆人覺着神賜之物，可以免災求福，越發歡喜，少女等到分送完畢，人也吃飽，二次登台，先問衆人，昨夜許多靈蹟奇事，可曾見過，衆口一詞，都說未見，別處神巫，雖然也有法術，但沒這多，輕易不肯一試，那有這樣神通，少女隨告衆人，自己這一類神巫，最是苗人的大害，休看他們，能夠請神治病，真通醫藥的，不過十之一二，十九假託神靈，倚仗幻術障眼法，愚弄人民，騙奪財物，還要陰謀害人，假託神命，任性殘殺，稍不遂意，便遭毒手，其

實全是假的，故此請神之時，都在月黑天陰，或是月初頭上，地點都在陰森險僻的密林古洞之中，加上許多奇裝異服，和一些手法佈置，景物先就陰森可怖，上來把人嚇住，再一乘機賣弄，自更容易欺人，休說光天化日之下，不敢賣弄，像我昨夜，當着兩三萬人的眼睛，一一施展出來，也辦不到，昨夜所演，全是假的，爲了揭發他們罪惡，免得你們再去受害，我會用了好些年的心力佈置，因我手法較高，休說神台，照例你們不敢走近，內有幾種巧妙的，比我師父，還做得好，便是對面，也看不出，除治病全憑靈藥，我已盡心傳授多人，全都靈效，祇不毒氣攻心，元氣太虧，十九可以醫好，藥用得對，當時見效而外，昨夜種種靈蹟奇事，無一是真，如其不信，我再分別演出，說明其中巧妙，你們一看，就不會再上當了，我因情人變心，苦苦求死，遇機緣，學會祕法之後，立志除此大害，平日專以醫藥救人，不肯裝神裝鬼，已遭別峒神巫之恨，今日當衆洩漏他們機密更犯大忌，必用陰謀毒計，行刺暗害，我早不想活在人間，死非所計，但我話要說完，爲防變起非常，除命門人，暗中戒備而外，在場的人，多半對我極好，至少池的親族，經我醫治，非但沒有惡意，如有什事，也必出力相助，想能照我所說行事，此時我也別無所求，祇爲仇敵太多，難免隱伏人叢之中，乘機加害，使我不能盡洩機密，你們如還願意看那真相，便請各坐原地，代我防備，此時無論何

人，祇一突然走動，或是無故驚擾，便是敵人，想要乘亂下手，請大家立時禁止，暫時誰都不要走動，等我說完演完，便遭毒手，也甘心了，衆人聞言，全都感動，同聲應諾，互相留意，同說此時有人妄自行動，便當他仇敵看待，合力殺死，少女原早料到，此舉危險，一見衆人，異口同聲，這等說法，就是內中藏有對頭，也無法下手，隨將昨夜所演幻術障眼法的隱祕，分別當衆演習，有那巧妙的，恐衆人看不明白，還連演數次，便令門人，將那暗中準備的東西，送往人叢之中，分別傳觀，衆人才知除了手法，便是火藥，和各種奇怪草花，十九由於人工製成，祇有醫藥是真，想起平日迷信之害，十九醒悟，激烈一點的苗族，並說回去使向本峒神巫質問，令其真顯神通，否則，便要殺以除害，一面隨同歡呼，少女又將各種藥草靈效，以及製法，當衆說出，最後慘笑道，我不久必為仇敵所害，祇請大家不要忘記今日便了，本想聽其自然，但恐他們，將我害死之後，又去裝神鬧鬼，說我爲神所殺，惑亂人心，好在我心願已達，不願再活人世，方才暗中，已有準備，你們看清，再有半盞茶時，非死不可，此我自願，並非鬼神降罰，說完，人便端坐不動，衆人見他雖是滿面笑容，一點不像服毒神氣，知他言行如一，全都驚慌，正在同聲哭喊，求他不死因少女先就說好，不許人近前，又不知他如何死法，一時哭喊之聲，震撼山野，那些門人，早就得到師父告誡，聽出人已服毒，越發痛心，

方要起身趕過，剛哭喊得兩聲，少女業已闔攏雙目，端坐而死，衆人先沒想到死得這快，後來見人不動，又聽門人舉哀，說已斷氣，周身冰涼全感激他的好處，又見死得如此從容，笑容未斂，不帶一絲苦痛，便代他建了一所廟宇，將人好好安葬，經此一來，各峒神巫，大失信仰，又隔好幾十年，別族妖巫漸漸死灰復燃，姬家苗一族，却知是假，因其生前，傳授的人甚多，非但醫藥靈效，仗以爲生的苗人甚多，那些障眼法，也都知道，姬棠之父，以前便以往來苗墟，行醫爲業，知道好些妖婦門道，孟龍父女，和峒中蠻苗，經他一說，方始恍然大悟，雖知妖婦邪法，全是幻術騙人，並非真能使鬼神，但知妖婦，決不空說大話，既然將他得罪，早晚必來侵害，蘭花業已發令，選出好些胆勇之士，分班去往森林兩處要口防守，一面命人，去往林中，埋伏窺探，因恐鳳珠憂疑，並未驚動，再興聽完，正想趕往對岸探詢，共商應付，忽一女兵走進，說夫人請往一談。再興聽他，專喊自己一人，不知何意，入門一看，人已起身，正在梳洗，說自帶傷藥，本極靈效，當地所製更好，來時雨中失足，都是浮傷，未動筋骨，祇爲人太疲勞，看去利害，實則傷甚輕微，上藥之後，睡了半日，業已快要復原，再興對鳳珠，本極關心，見他從容笑語，比起日裏，要好得多，蘭花再一高興，把各房紗燈，全都點起，明燈如雪，到處花影離披，看去更覺丰神絕代，儀態萬方，鳳珠請再興坐定之後，

四目相對，也不開口，再興也不知說什話好，呆坐了一陣，忍不住叫了一聲姊姊，鳳珠笑問，二弟有話請說，再興原是心亂神迷，枯坐發僵，脫口喊了一聲，實在無話可說，聞言面上一紅，又停了停，才將心神，勉強鎮定，笑問姊姊傷在何處，真個痊愈了麼，鳳珠見他，方才業已問過，二次又問，暗中好笑，從容答道，傷口雖未脫痂，已無痛楚，你們幾時成婚，如何不使我知道，每次派人來此，均說到此，就被打發回去，也未提起，祇去年命兩女兵，來送衣物，住了兩天，才走，說你四人，常同出入，耕種田地，我知蘭花姬棠，均通漢語，年輕的人，自然投機，聽王翼說，你弟兄二人，同住一間，一點不知你們夫妻之事，好似不願我知道喜信，你祇到後，來了一封謝信，以後均由王翼一人寫信，你祇附筆問候，不能怪你，這樣瞞我，蘭花可知道麼，再興不慣說謊，對於鳳珠，又最感激敬愛，略一尋思，照直回答，說蘭花剛一訂婚，便令王翼，寫信稟告，那信我也見過，不知怎會姊姊不曾接到，許是奸黨鬧鬼，也未可知，鳳珠微笑道，派來的人，都是我的心腹，怎麼有人鬧鬼，這便是他頭幾封的原信，你看可曾提起一字，說罷，便由枕畔，取出遞過，再興接來一看，面目全非，與以前看過的，全不相同，並且一封比一封，來得纏綿動人，才知王翼，非但口是心非，連每次給自己看的信，均無一封發出，難怪鳳珠，受他欺騙，好生氣憤，也不便多說，將信交還，一

看旁有女兵，低聲說道，蘭花是個熱情性烈的女子，大哥娶他，雖是一時無心之失，爲勢所迫，他却認爲情深愛重，丈夫本來愛他，高興非常，因覺姊姊，待他父女恩厚，急於報知喜信，並無隱瞞之意，去年提起，還說叔婆那樣愛他，如何婚後不會送禮，因姊姊常送東西來此，也就不會再提，此女天性剛烈，用情甚專，決不容丈夫，三心二意，自以爲終身佳耦，不是道路險阻，直恨不能趕往老金牛峒，去向叔公叔婆討賞，那有不願人知之理，鳳珠見他，語聲甚低，說話也似有什礙難，知他深心關切，惟恐自己寄人籬下，惹出事來，有意點醒，不禁眼圈一紅，強笑說道，我知二弟，正人君子，至誠忠義，方始請來一談，我雖女流，頗知輕重利害，你愛護我的心意，萬分感謝，決不使你爲我愁慮，這裏均是我的心腹，非但外面有人守壘，連那小蠻女，也被人引開，有話但說無妨，不必顧忌，再與不知方才和姬棠密談，已被對方知道，聞言，既恐鳳珠傷心，又不願說王翼的壞話，祇得委婉勸解，借語點醒，大意是說，此是陰錯陽差，王翼也是迫於無奈，並請鳳珠，格外保重等語，鳳珠知他，不肯明言，也未深問，隨將話岔開，談些不相干的空話，忽然笑道，他們來了，跟着，便見女兵，同了么桃走進，鳳珠照樣說笑，問些閒事，神態自然，再興方想，此女真個秀外慧中，人又那麼安詳嫺雅，始而被迫，嫁與老蠻，受了多年苦悶，又遇這樣一個忘恩負義的薄倖男子，此後蠻荒歲月，

如何消遣，正在代他悲憤惋，王翼蘭花，同了姬棠，已走上樓來，要知巧雞妖巫，紅顏薄命，億萬黑螞蟻，圍困水心洲，傷亡多人，苗人報恩，大隊猩猩，與毒蟻惡鬥，油泉狂噴，火燒毒虫，絕代佳人，為情殉身，所有全書，哀感頑豔，驚險新奇，最緊張的情節，均在下集，相繼發表，請讀者注意出版日期。

黑 螞 蟻 (3)

實價

(从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人 張 瑛

發 行 所 上 海 廣 藝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福 州 路 廣 藝 書 局
三 七 九 弄 二 號

一 九 五 〇 年 五 月 出 版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